

执行编辑 / 乌卡什·贝尔特拉姆

资料汇总 / 爱娃·楚哈依

合作 / 尤安娜·海尔曼

翻译 / 乌兰

版权拥有 / 波兰卡片中心

Katyn

卡廷惨案 真相





卡特惨案

真相 Katyn

1940年春，大约22000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特森林、加里宁等地集体遇难，其中在卡特森林被害的有4000余人。

1943年，发现波兰军人尸体的纳粹德国称杀害事件为苏联人所为。苏联当局断然否认，声称这是希特勒嫁祸自己的阴谋。

战后的纽伦堡审判，真相依然难产。在此之后，它便成了一桩未了的谜案。

1990年春，这个谜才有了答案，在波兰总统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才正式承认对卡特事件负全部责任。

上架建议：历史·史实

ISBN 978-7-5133-0663-8



9 787513 306638 >

定价：28.00元



卡廷惨案 真相

执行编辑 / 乌卡什·贝尔特拉姆

资料汇总 / 爱娃·楚哈依

合作 / 尤安娜·海尔曼

翻译 / 乌兰

版权拥有 / 波兰卡片中心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廷惨案真相 / (波) 贝尔特拉姆, (波) 楚哈依, (波) 海尔曼编; 乌兰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33-0663-8

I. ①卡… II. ①贝… ②楚… ③海… ④乌…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问题—惨案—史料—波兰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6686号

卡廷惨案真相

(波) 乌卡什·贝尔特拉姆 编

(波) 爱娃·楚哈依 编

(波) 尤安娜·海尔曼 编

乌兰 译

选题策划: 瓦 当

责任编辑: 高 磊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天行健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一版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663-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一九四〇年至二〇一〇年卡廷问题	1
卡廷惨案一	7
卡廷惨案二	89
卡廷惨案三	133
卡廷惨案四	199

一九四〇年至二〇一〇年卡廷问题

对波兰人来说，卡廷象征着苏联政治制度对波兰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九一年期间，卡廷问题在波兰和苏联关系的一系列事件中达到了最高点。卡廷大屠杀是关于最早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波兰领导精英被集体屠杀的一个事件。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苏联红军占领波兰，俘虏和逮捕了大批波兰国家代表，卡廷事件就是当时苏联人将近二万二千波兰国家精英秘密屠杀的事件。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布尔什维克）作出秘密决定的基础上，苏联士兵将早已被关押在科杰尔斯科、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万五千名战俘杀害，那些行刑人员站在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同时他们还枪毙了七千名被关押在其他战俘营中的俘虏。

这些被关押的战俘绝大多数都是波兰精英代表：波兰军队中的军官和警官、波兰国家政要以及波兰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师、医生、律师等。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五月，这些战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即卡廷（科杰尔斯科）、特维尔（奥斯塔什科夫）和查尔克瓦（斯塔罗别尔斯克）用火车运往枪杀地点，然后惨遭杀害。这些人被杀害后，被分别掩埋在早已挖好的墓坑里，他们至少被掩埋在苏联的五个不同地方。其中部分人的尸体被掩埋在

特维尔地区的一个叫梅德诺耶的地方，部分人的尸体被掩埋在查尔克瓦附近一个叫皮亚提哈德卡的地方。而那些被关在其他监狱，后被杀害的另一些人的尸体分别被掩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两个不同地方。

一九四一年，爆发了德-苏战争，波兰与苏联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但苏联当局一直拒绝向波兰提供任何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与此同时，这个占领波兰的政府一直试图扮演波兰同盟者的角色。一九四三年四月，当德国军队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并在卡廷森林发现了被杀害的波兰人的墓坑时，这个同盟者的面具突然被揭开。德国当局利用这一事件，开始以各种宣传手段对苏联当局进行抨击。而苏联当局却反打一耙，立即进行反击，声称这是德国人在嫁祸于人，是德国在一九四一年占领苏联之后，杀害了这些波兰人。斯大林还谎称，这是对“苏联的诽谤”，并借此机会断绝了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关系。

卡廷问题在苏联整个战后时期，一直是克林姆林宫的最高机密。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中，苏联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将罪行归罪于德国（但是苏联很成功地避免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自己的审判），为此，苏联当局一直违反事实，坚持自己的卡廷谎言，声称：苏联与杀害波兰军官一事毫无关系，纳粹要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卡廷大屠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敌视波兰的态势就在不断加强。一九二〇年，在波兰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苏联在多年内不得

不放弃向西方输出革命，而斯大林也常常被批评，其在波兰战线上做出的决定犯了重大错误，因此苏联当局就对其西部邻国更加敌视。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苏联开展了大清洗运动，其目的是要在整个俄罗斯大地，镇压一切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苏联人特别要打击的是那些居住在苏联的波兰人，苏联人认为，这些人时常采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仅在那时，苏联就杀害了十一万获得苏联国籍的波兰人。在大清洗过程中，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波兰人。那时，在苏联实施的是一种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政策。

一九三九年九月，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结成盟友之后，为了保护德国，斯大林向波兰发动进攻，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继续实施其毁灭波兰国家的计划。从苏联对波兰发动进攻的一开始，苏联人就不断关押（或者就地杀害）那些他们认为有损于苏联利益的人，特别是军队干部。可以推测，苏联当局早就制定好了一系列消灭波兰的计划——就像纳粹那样，早就制定好了将波兰“归为己有”的行动计划。苏联人严重违背国际法原则，竭尽所能虐待那些被捕人员，从而，也就为后来坚持谎言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三年，苏联断绝了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关系，之后又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占领了波兰领土，直至八十年代，苏联政府一直控制着由他们钦定的傀儡政府管理的这个国家。在这一时期，凡是要求澄清卡廷事件真相的人，不仅会被视为与苏维埃联盟共和国为敌，同时也被视为与波兰人民共和国为敌。为此，战后的波兰就一直被笼罩在卡廷事件的谎言之

中。于是，对“卡廷问题”的态度，也就成了当时衡量共产党员对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期间，在整个苏联集团体制发生变化之后，俄罗斯有很多人要求澄清卡廷事件真相。很多俄罗斯人也积极帮助寻找有关澄清卡廷事件真相的资料；他们的行动对苏联领导人，对之后的俄罗斯领导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期间，卡廷事件大部分档案被解密，其中包括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纪要中作出的《关于枪杀波兰战俘命令的决定》，那上面就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一九九三年，俄罗斯历史学家小组提出了专家意见，真实地阐释了卡廷大屠杀的全过程，并揭露了后来卡廷大屠杀谎言的经过。

但是，究竟由谁来承担卡廷大屠杀的责任，如何起诉那些历史罪人等问题，无人谈及。尽管我们今天已经很清楚，是谁做出的这一决定，同时也很清楚，有上百个执行大屠杀命令的刽子手（因为，这些人人为此获得过嘉奖，受嘉奖人名单那时已在报纸上公布）。但俄罗斯方面却宣布，已经终止了对此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的工作，俄罗斯当局——尽管对波兰做出了调和姿态——仍旧没有作出揭示卡廷事件全部真相的政治决定。

如今，为纪念卡廷大屠杀死难者的公墓已经建成。波兰人在卡廷、梅德诺耶和查尔克瓦修建了三个大公墓，将一万五千名波兰遇难者的名字刻在了墓碑上。这与苏联当局在其他地方修建的公墓截然不同。但是，至今还有数千位卡廷牺牲者的名字尚未找

到，与此同时，也没能确定他们的殉难之处。

二〇一〇年四月七日，在波兰和俄罗斯总理为死难者共同敬献花圈的公墓上，仍未能加上上述所提及的殉难者的名字。三天之后，即四月十日，机身上写着“波兰共和国”字样的飞机——载着由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率领的代表团和机组人员——坠毁在斯摩棱斯克大地上。机上无人生还，九十六人全部罹难，其中包括很多波兰共和国的优秀代表。

现在，对世人来说，卡廷成了苏维埃制度犯下滔天罪行的象征。我们将用详尽资料阐释这一象征的意义。

兹比格涅夫·格鲁扎

（华沙 Osrodek KARTA）

卡廷惨案一

波兰军官（其中包括警察和狱警），被分别关押在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违背国际法）特别指定的三个专门设立的战俘营中：即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

在被苏联占领的波兰第二共和国的领土上，举行了伪选举，之后这片领土被归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苏联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反对波兰的政策，逮捕了大量波兰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军官，并将他们流放到苏联腹地。

瓦乌列特尼·卡纳瓦^①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分部主任的信：

此信附上计划追捕的华沙警察人员名单，共计六百八十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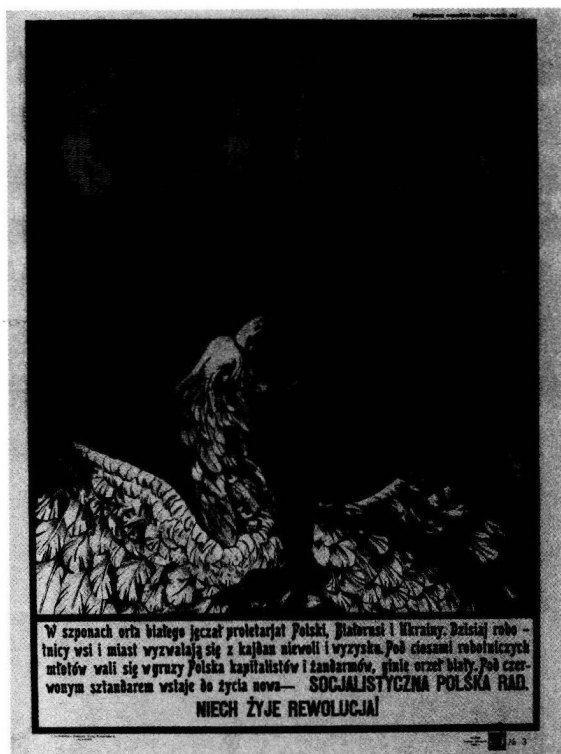
此名单是根据来自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资料中提供的人员名单整理出来的。

我建议，立即开始追捕列在名单上的所有人。追捕结果立即上报。

明斯克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译者注



一九二〇年的共产党宣传画。下面的文字是：“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正在白鹰嘴下呻吟。如今，城乡的劳动者已经从被奴役和被剥削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波兰的资本家和宪兵们在工人人们的铁锤下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变成一片废墟，白鹰消亡了。波兰社会主义联盟已经站在红旗下，迈步走向新的生活。革命万岁！”

乌克兰科学院国家图书馆藏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为乌克兰西部以及白俄罗斯西部归并为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举行的虚假的全民公决。

波兰卡片中心提供照片

斯坦尼斯瓦夫·斯维亚涅维奇^①供词：

对每个战俘的审讯都是分别进行的，有时审讯会持续几个小时，有的人还被多次叫去审讯，审讯通常都是在夜里进行的。每个波兰军官都要详细地叙述自己的过去，以便使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了解到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要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同时还要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必须介绍自己的出身，在波兰的生活方式，必须提供本人家庭、朋友以及熟人的详细情况等等。即使没有上述详细的自我介绍，实际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早已经从各种渠道掌握了每个战俘的情况。在被提审时，战俘时常意外地发现，审讯人早已了解他很多个人情况，知道很多关于他个人历史的一些细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在听审时，非常喜欢以这种讲述他们已掌握信息的方式，令战俘感到出乎意料。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除了对战俘进行轮番审讯以外，还试图对战俘采取政治思想的“再教育”，在战俘营中到处张贴着各种宣传标语，还挂着写有苏联宪法的黑板。这些政治宣传员奔跑于各个战俘营房之间，向战俘讲述苏联的生活，试图让战俘们相信，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开创的社会制度是十分优越的制度。……波兰战俘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公开表示，他们并不相信，

^①战俘。——译者注

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优越于别国的。战俘们强调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苏联与波兰一起成为反对德国的同盟国家，但是，并不希望波兰成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于此同时，波兰战俘从不掩饰对毕苏斯基元帅的敬意，因为，俄罗斯人将毕苏斯基元帅视为自己的死敌。三月十九日，是毕苏斯基元帅的命名日，尽管战俘营管理当局有规定，不准搞任何具有民族性质的活动，但是波兰人还是在战俘营中以自己的方式，隆重地庆祝了毕苏斯基元帅的命名日。

科杰尔斯克

一九三九 / 一九四〇年 冬



一九三九年九月 苏联士兵正在破坏波兰边界工事

波兰卡片中心提供照片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专设的战俘营所在地

斯坦尼斯瓦夫·鲁博杰茨基^①的供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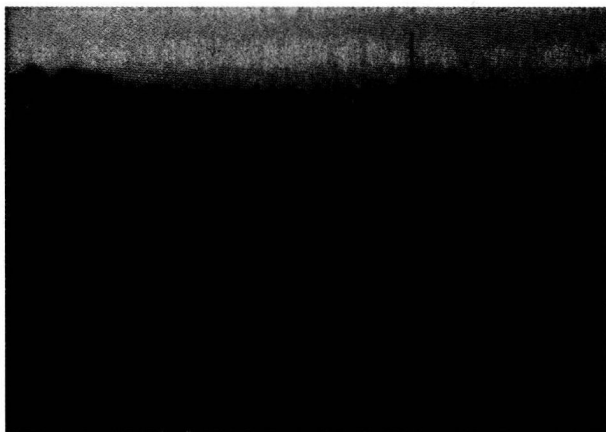
在科杰尔斯克战俘营被关押的有：审判长和检察长，如最高法院院长波霍莱茨基……几乎最高军事法院的所有人都被关押在这里。被关押在这里的还有工程师、文学家、记者、文学评论家、商人、企业家、教师和农民。同时被关押在这里的还有以沃伊迪克神父为首的大主教办公厅主任等一些天主教宗教人士。

这些众多的波兰知识分子，在这里只能无所作为，浪费自己的才智和精力……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的军官们，一直觉得布尔什维克会把他们送回到他们大多数人出生和生长的波兰，或者德国占领区。通常很多人向布尔什维克申请的居住地都是与德国占领区交界的地方，真实情况是因为人们都想借机逃离苏维埃当局控制的地区。对苏维埃人的憎恨、对布尔什维克的仇视，老实说，波兰人对俄国佬的憎恨是那么强烈。从情感上来说，只要能逃离苏联，让他们到哪里都行，甚至逃到比苏联更糟糕的地方也在所不辞，比如说逃到德国占领区。毫无疑问，德国人会较温和地对待波兰军官；他们猜测，德国人会把他们大多数人，也许所有人都关进战俘营；同时也认为，德国人较之苏联人，可能更会按照国际法的惯例对待战俘。

科杰尔斯克

一九三九 / 一九四〇年 冬

①军事检察长。——译者注



一九三九年九月 / 十月 苏联士兵在押送俘获的波兰军人。

波兰民族记忆研究所提供照片



一九三九年苏联反波招贴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解放”。上面写着：“我们向兄弟们伸出手，以便你们从数世纪以来的束缚中走出来，挺直腰杆，彻底摆脱那个束缚你们的王国。”

斯坦福 Hoover 研究所藏

亨利·葛热霍夫斯基^①的供词：

我被分到军官调查组，军官调查组的头儿大约有一百五十公分高。他叫谢罗特金。……

我注意到，在谢罗特金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文件，我后来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在他的桌子上放着的是一个有希特勒“标签”的文件，上面用德文写着卡托维兹警察署。走出审讯厅之后，我一直在寻找被谢罗特金“审讯”过的西里西亚人。我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他曾是卡托维兹预备军官协会的主席。那时我才明白，我们的两个邻国之间存在着可怕的联系，他们之间的特务机关存在着合作关系。

科杰尔斯克

①战俘。——译者注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①给约瑟夫·斯大林的报告（部分）：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战俘建立的集中营，以及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监狱中，目前关押着大量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和情报人员，波兰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起义组织的反革命成员以及逃兵等人。所有这些人都敌视苏维埃当局，憎恨苏维埃制度。这些被关押在战俘营的战犯、军官和警察试图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期待着被解放，以便获得机会积极参加反对苏维埃当局的斗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发现了一系列此类反革命的起义组织。在所有这些反革命的起义组织中前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和宪兵都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那些被捕的越境逃兵以及其他人员中，同时也发现有很多人是反革命情报组织和起义组织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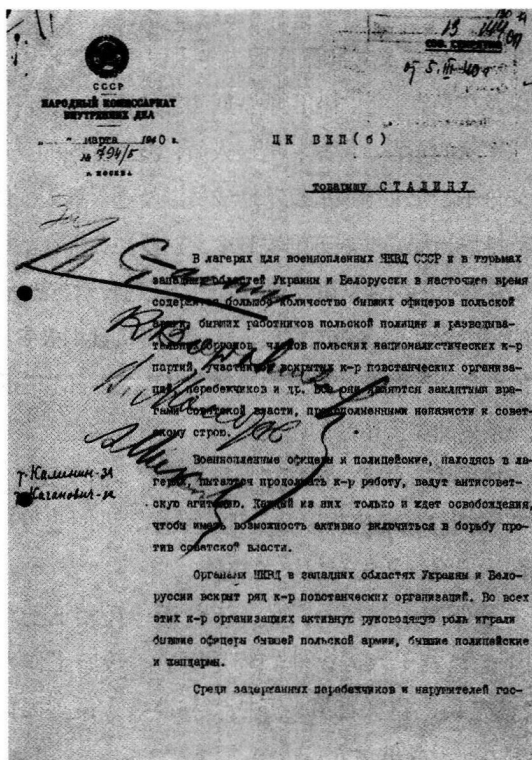
在所有战俘营中关押的人数（不包括士兵和下士军官）总计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六人，他们都是军官、政府工作人员、地主、警察、宪兵、监狱官员、开拓者和情报人员。根据国籍分类，百分之九十七是波兰人。……

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监狱中的关押人员，总数为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人（其中一万零六百八十五人为波兰人）。

莫斯科

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

^①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苏联秘密警察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斯大林晋升为军事元帅。二战之后到斯大林逝世之前，他是苏联实际上的二号人物，但是之后他在争夺斯大林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被撤职并处决。——译者注



第一页是贝利亚建议枪杀波兰军官和囚犯的报告。明显地能在报告上面看到政治局委员们同意的签字：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旁边写的是：“加里宁同志同意”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同意”。

亚历山大·帕米亚特尼赫收藏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定：

一、命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

（一）此事关于现关押在战俘营中的波兰军官、政府工作人员、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居住者和狱警共计一万四千七百人。

（二）同时关于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监狱中被关押的一万一千名囚犯，上述这些人均是各种反革命情报组织的成员和破坏分子以及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政府要员和逃兵，对他们采取特殊办法处理，即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执行枪决。

二、对上述这些在押人员无需听审、无需对其进行任何解释、无需告知是否结束对其调查的决定、无需起草起诉书。这份《贝利亚就枪毙三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和民团分子等给斯大林的报告》说，“战俘营中共关押着（不计士兵和士官）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六名原军官、官员、地主、警察、宪兵、狱警、民团分子、情报人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是波兰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共关押囚犯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人（其中一万零六百八十五人为波兰人），“由于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敌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建议“以特别程序进行

审理，对他们采取最严厉惩处措施——枪毙”，“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

斯塔罗别尔斯克

一九四〇年三至四月

瓦茨瓦夫·克鲁克中尉^①日记：

四月初开始了运输，开始时运出的人很少。……昨天开始运送高级军官：其中有三位是将军，二十至二十五人是上校和差不多人数的少校。看到送走他们的方式，我们心里都觉得有盼头。今天轮到我了。……在火车站士兵的严格监管下，把我们押进监狱似的车厢。……我们一共十三人。我不认识这些与我同病相怜的同志们。现在我们等待着火车开动。这之前我一直很乐观，现在我才知道，此次之旅凶多吉少。

科杰尔斯克

一九四〇年四月八日

我无法辨别我们是在朝什么方向走。……我担心，我们是在朝北方或者朝东北方向走——凭着天气判断。……昨天早上给我们吃的是一份面包和糖，在冰冷的车厢里给了我们一点热水喝。现在快下午了，什么吃的也没给。他们十分粗暴地对待我们。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只有在押送人心情好时才允许我们上厕所，喊叫和祈求都没有用。……黄昏时分我们过了斯摩棱斯克，到达了格涅兹多沃站。看上去我们好像要在这里下车，因为到处都是巡逻的军人。不管怎么说，除了昨天早上我们吃了一份面包和喝了一点水以外，到现在为止，他们没再给我们吃任何东西。

格涅兹多沃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

^①战俘。——译者注



从格涅兹多沃火车站将波兰军官用汽车押运到卡廷

波兰卡片中心提供照片

亚当·索尔斯基少校^①日记：

早上差十几分钟五点——把我们从监狱似的车厢内叫醒，命令我们准备下车。让我们坐汽车再继续走，要把我们运到哪里？

清晨五点。这时天才刚蒙蒙亮。我们坐上了囚车（很可怕！）。

囚车把我们拉到了一片森林，好像是一处度假地，在那里对我们全身进行了仔细搜查。拿走了我的手表，那时时针正指向六点三十分。问我是否有手镯（下面字体看不清）。拿走了我身上带的卢布、腰带和指甲刀……

卡廷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

^①战俘。——译者注

**加里宁地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
部发来的密电：**

根据名单收到押送战俘司令部上尉杜莱波夫同志押送来的一
批囚犯，共二百九十六名。

加里宁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季米特里·托卡雷夫^①致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②的密电：

四月二十二日已对二百九十六人执行枪决。

加里宁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加里宁分部主任。——译者注

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译者注

伊万·尤拉索夫^①致谢苗·涅霍罗舍夫^②的信：

考虑到情况特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枪决。

对那些被捕者不需要提审和经过审判定罪，立即决定停止对他们的侦察和起诉。

莫斯科

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

① 奥斯塔科夫集中营政委。——译者注

② 内务人民委员部主管战犯的委员。——译者注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的指示
(部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截止到四月十五日应将现关押在战俘营和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监狱中的波兰军队军官、警察、狱警、宪兵、情报人员、地主、工厂主和在波兰国家政要人员的所有家属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时间为十年。

.....

C. 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所有地区此项工作应在一天内完成，天一亮即开始行动。.....

D. 在进入流放人员住宅后，行动小组要对其住宅进行搜查，检查其是否拥有武器、反革命印刷品以及外汇，然后通知家属将被流放以及流放方式。

E. 没收被流放家属的不动产以及贸易—工业企业。流放人员家属每人包括孩童随身可以携带不超过一百公斤的个人用品。

F. 在被流放人员腾空所有住宅以及经营场所之后，这些处所将由地方当局管理，并首先向红军部队、党政工作人员、向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派驻的工作人员提供驻地。

莫斯科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

格力高里·克雷托夫^①写给瓦西里·帕乌沃瓦^②的报告：

一、准备将战俘送走一事，应完全按照以前送交德国和我们以前处理遣返回家的波兰战俘那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就是说，按照居住地编排的原则，使那些将要被枪决的人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

二、为了避免各种意外和突发事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在我们这里（战俘营）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等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因此，在将战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途中，如果有战俘问，将他们送往哪里时，押送人只能对他们说“送你们去别的战俘营劳动”。

奥斯塔什科夫

一九四〇年三月

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译者注

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加里宁战俘营特别处处长。——译者注

罗特密斯特什·尤泽夫·查普斯基^①的回忆：

当局在我们的战俘营散发谣言说，苏联人将把我们移交给同盟国，即将把我们送往法国，让我们在那里战斗。甚至在我们被押往班戴雷（BENDERY）的路上，还在我们中间散发了苏维埃的正式文件。有一次我们在夜间被叫醒，并被问及我们当中谁懂罗马尼亚文或者希腊文。这样就给人一种希望，当四月我们开始被分成几十人一组或者十几人一组被拉出去时，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会获得自由。没有任何办法得知，他们是按照什么分类标准将战俘运出战俘营的。他们把不同年龄的人、不同年份出生的人、不同级别、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混编在一个小组。每一批人被送出去之后都与我们的各种猜想不符。大家唯一的共同想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热烈期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即宣读将要送出去的人名单（也许自己的名字会在这次名单上）。……战俘营司令官（亚历山大）别列日科夫和政委（米哈乌）基尔申许诺说……，这是要取消战俘营，我们将要被送到各个分散的点上，从那里我们可能被送回国内，同时也可能被送到德国或者苏联。战俘营司令官站在东正教堂的大台阶上带着令人信服的微笑与那些离开这里的人告别。“你去那里吧，那里也是我想去的地方”，他对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

奥斯塔什科夫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①战俘。——译者注

伊万·尤拉索夫^①致谢苗·尼霍洛舍夫^②的信：

战俘的情绪依然很好，很活跃，都希望离开战俘营。那些身体羸弱的人也假装健康人，假装自己健康没问题，不愿意留在战俘营，那些留下来的人十分羡慕已经离开的人，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人被押送到何地；他们猜想，这些人被送回了家，因为，如果他们被押送去劳动（有些人这样说），那么为什么离开的人不全都是身体健康的人。运输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组织工作做得很好，没有发生任何误会。

奥斯塔什科夫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①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政委。——译者注

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事务管理局政委。——译者注

斯坦尼斯瓦夫·斯维亚涅维奇^①的供词：

我们走了一夜，几乎没有停车。四月三十日清早，我们看到了斯摩棱斯克东正教教堂的尖顶。火车在离车站很远的轨道上停了下来。在有阴影的方向，我们努力地辨别着火车行走的方向。我们认为，我们正在被押往西北方向，我们都很激动。这真的是要送我们回波兰吗？

但是，火车在行走了十几公里之后就停了下来。在我们车厢一面的外墙上没有窗户，我们只能听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也听到了一些脚步声。不知是谁从隔壁车厢中对我们大喊：现在开始下车了。

过了一会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上校来到我们车厢，命令我带上自己的东西，跟着他走。……我们走到了车厢外面。天气晴朗，阳光普照，能闻到从田野中飘来的春天的气息，有的地方还残留着一小堆残雪。在我们前面大约两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小车站，在站台上看不到任何活物。这位上校带我来到一个空车厢，命令关上那个单独的车厢门。在装有铁栅栏的门前站着一个专门派来的卫兵。

我听见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和墙那边有声音发出的响动。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在车厢一面的外墙上没有窗户，只在天花板上

①战俘。——译者注

有一个小窗洞……又过了一会儿，我看了看那个卫兵，他背对着我，时不时通过车厢另一边的窗户往我这边看。因此我也能从这边的窗户看见外面。

在我们的火车前面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广场，广场有的地方已经长出野草。……到处布满内务人民委员部肩扛刺刀枪的哨兵。在广场上停着中型轿车，但车窗玻璃都涂着白石灰。这些轿车都是车尾部直接对着火车车厢的出口停着，战俘们就不用下车，直接从火车车厢进入轿车。每辆轿车上满约三十名战俘后，就立即开车消失在树丛中。轿车大约在三十分钟或者四十五分钟左右回来，然后再拉下一批人走。……

我一直在琢磨，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送我的同志们去的地方离这里不会太远，大约只有几公里的路。为什么在这种美丽的春天里不让他们走路去那里？以前像这样的距离，总是命令我们走着去的。把几百个战俘从一个战俘营运到另一个战俘营，这种简单的运输，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官员在场，给人的印象是，这可能是要把我们交给德国人。但为什么还要这样高度警惕呢？为什么那些押送人员每个人还要肩扛带刺刀的卡宾枪呢？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格涅兹多沃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

尤泽夫·查普斯基^①的回忆：

我五月十二日才与十六个人一组离开了斯塔罗别尔斯克。在火车站上发生了一些令我们意外的事情，他们把我们推到狭窄的囚车车厢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囚车车厢里，没有窗户，厚重的车厢大门装有铁栅栏。在车厢的墙上我们发现有一行波兰文——“我们被运到了斯摩棱斯克附近”。押送我们的人非常粗暴，一昼夜只允许我们上两次厕所，只给我们吃一小块鲱鱼和一点水。天气非常炎热，人们都中暑了，押送人员无动于衷，完全习惯了这一职业。……

火车颠簸着到了查尔科夫，在那里让两个人下车。途经图拉，然后又把我们运到了斯摩棱斯克附近，之后让我们在一个叫巴贝尼诺的小站下车。他们对我们拳打脚踢，并用卡宾枪托打我们，然后让我们上了一辆大卡车。这辆卡车载着我们行进在这个贫瘠国家的大地上，我们途经了一个个被毁坏的穷乡村，我们从未在波兰的任何地方见过此种景象。……走在上学路上的孩子们跟在卡车后面大声地叫着“波兰老爷”、“吸血鬼”。

我们被运到了绿树环绕之中的战俘营。我们想去法国和回波兰的梦想破灭了，这个战俘营叫“帕弗利施柴夫-波尔”，位于美丽森林的深处。这里一共有两百人来自科杰尔斯克战俘营，一百二十人来自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六十三人来自斯塔罗别尔斯克战俘营。

斯塔罗别尔斯克-帕弗利施柴夫-波尔

一九四〇年五月

^①战俘。——译者注



苏联反波兰宣传画。上面写着：“亲爱的波兰老爷们，你们是奄奄一息、为西方效劳的走狗”，“波兰老爷们想的只是掐住俄罗斯工人和农民的脖子”，“让波兰老爷们见鬼去吧！”

波兰国家军事博物馆藏

伊莉莎白·托米亚克^①致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司令官的信：

请允许我打扰您一下，因为我非常思念我的丈夫，并十分想知道他的下落。三个月以来我的丈夫尤瑟夫·托米亚克音信杳无。一月时我还收到我丈夫的来信，他在信封上给我写的地址是：加里宁县奥斯塔什科夫，邮政信箱三十七号。我按照这个地址寄过信，发过电报，也寄过钱。二月我还收到过回信。现在我住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一个县城叫科尔尼耶夫采，从这里我也给我丈夫发过电报并寄过信，但是从未得到过回复。我昼夜无法入睡，心里十分不安。我祈求您，请您发慈悲心，给我回信，告知我丈夫是否还活着，我是否还可以给他寄钱去，如果他已不在这个监狱，请您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我应该找谁去打听我丈夫现在在何处。请您发发慈悲心吧，请您千万不要拒绝我的请求，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我能得知，我的丈夫还活着，那我便能安心工作，我可以用缝制女士衣服的劳动来赚钱维持生活。

科尔尼耶夫采

一九四〇年六月

^①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译者注

引自残存的关于销毁战俘信件的文件：

我们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塔罗别尔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的第二五 / 五六九九号有关战俘一事的文件指示，今天我们完成了销毁下列资料的任务：

一、给被关押在战俘营后离开战俘营战俘的来信，其中挂号信三百九十五封、普通信件一千两百封、挂号明信片二百零七封、普通明信片一千九百四十二封，电报三百封。

二、一九四〇年四月被关押在战俘营中后离开战俘营的战俘寄出的信件，其中普通信件二百五十三封、明信片三千四百零二封。

三、被关押在战俘营中后离开战俘营的战俘的照片五千一百零五张。

四、被关押在战俘营后离开战俘营的战俘的照片底板 - 胶片共四千三百九十八张，用专门药水销毁了这些底片。

斯塔罗别尔斯克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九日

尤泽夫·查普斯基^①的回忆：

几周后，又把我们所有人转运到了沃喔戈达附近的格里亚佐维茨……开始时我们以为，所有其他战俘与我们的命运相同，也被分散运到遍布俄罗斯的各种小战俘营。后来我们很快意识到并不如此，因为我们总是收到国内的来信，询问我们有关被关押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科杰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同事们的下落。

根据这些来信，我们分析，自从一九四〇年以来，我们是曾被关押在上述三个战俘营中仅有的仍能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后与国内有联系的战俘。

格里亚佐维茨

一九四〇年 夏

^①战俘。——译者注

**马科斯·胡贝尔^①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红十字协会
执行委员会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运动执行委员会领导人
的信（部分）：**

最近数月战俘事物机构收到了很多前波兰军队战俘亲属（个人）的信件，这些战俘一开始被关押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科杰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开始我们试着将询问这些人下落的信件直接转交到有关战俘营，后来又间接通过战俘营司令转交这些信件。所有这些信件均被退回。……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对这些家属所处的恶劣环境表示极大不安，并且希望，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忠于自己的人道主义使命，能为他们找到自己的亲属给予帮助。因此，我写信给你们，恳请贵国政府能允许战俘之间，战俘与其家属之间保持直接的通信联系或者通过你们间接保持通信联系。……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相信，这件事能获得令双方满意的、积极解决的结果，对能为此事找到解决方法深表谢意。

日内瓦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七日

^①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军队开始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动进攻。两个集权主义国家的联盟——即苏联加入希特勒邦联——就此结束了。

苏联在德国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对被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监狱中的波兰人实施了集体大屠杀。

**面对德国—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波兰共和国政府代表
发表的声明：**

波兰不仅处于与德国交战的状态，同时也处于与俄罗斯交战的状态。

一旦德国和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波兰人应该对双方保持一致的态度，毫不犹豫地视双方为敌。拒绝任何一方的援助，继续保持与双方敌人作战的态度。

禁止参加任何一方的武装斗争，同时禁止自愿参加任何占领当局组织的行动。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因此不应该与占领者的任何一方签署协议。在需要的情况下，只有处于敌人占领区之外的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有权与敌方进行谈判。我们的政府对自己的事务负有神圣的使命，并且令人完全相信，我们会取得完全的胜利，并且将为波兰的完整和独立继续进行斗争。

华沙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

弗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①在广播中的讲话（部分）：

的确，发生了我们期待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意料到事情发生得这么快。与德国—布尔什维克的联系突然消失了，在这种可怕的突变开始之时，波兰成了牺牲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测，俄罗斯否认一九三九年与德国曾签署过任何协议。从逻辑上说，波兰又回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波俄在里加正式缔结条约时的状况。……甚至可以说，苏联人的立场很自然地又回到了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前的传统，即在那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隆重宣布的，苏联不承认在波兰被瓜分时期签署的任何条约，而不是积极参与第四次瓜分。

成千上万名波兰男女因为热爱自己的人民和自由以及荣誉，至今还在俄罗斯的监狱忍受煎熬。数十万人在贫穷和饥饿中濒临死亡。二十五万战俘被关押在战俘营中，浪费着他们的生命。应该还这些人以自由，难道这不就是一种诚恳和逻辑吗？

伦敦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①波兰共和国总理兼军队总司令。——译者注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给伊万·马伊斯基^①的指示（部分）：

一、保持在波兰民族的边界上重建独立的波兰之立场的同时，苏联政府不反对西科尔斯基的建议，以便将波苏双方共同就未来的波兰国家边界问题进行的讨论放置一边。苏联政府声明，我们认为自一九三九年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德国之间签订的协议已不存在。

.....

四、我再次重申，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上只有两万名波兰战俘，其余人早已被释放或者他们已经自行逃跑，因此，苏联政府无意将这些人作为战俘关押。

莫斯科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一日

^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伦敦大使。——译者注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的条约（部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承认，一九三九年苏维埃与德国签订的就有关改变波兰领土的协议失效。波兰共和国政府声明，波兰从未与任何第三国签订任何形式的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协议。……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声明，同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上建立波兰军队，波兰军队司令由波兰共和国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协商同意后任命。波兰军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上实施命令时，要听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军队总司令的领导，因此，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军队领导中将设波兰代表。……

第二条：

在双方恢复外交关系之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将对所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上作为战俘被剥夺自由权利的，以及因为其他原因被剥夺自由权利的波兰公民进行大赦。

伦敦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 莫斯科 在八月十四日签订的《波苏军事协定》的基础上，波苏双方于十二月四日签订了《波苏友好互助协议》。从左至右：莫洛托夫、西科尔斯基将军、斯大林、斯坦尼斯瓦夫·科特、安德尔斯将军。

伦敦波兰文化中心和西科尔斯基将军博物馆提供照片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改变了波兰的状况。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结果，导致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失败，波兰结束了一百二十多年之久的被瓜分的状态。波兰开始建设新的国家和保卫自己领土的武装。

尤泽夫·毕苏斯基宣布波兰国家复兴的电报：

作为波兰军队首领，我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和正在战斗的人民以及中立的民族宣布独立的波兰国家的存在，包括统一的波兰的全部领土。迄今为止，波兰的政治形势和占领者的压迫，迫使波兰人民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感谢由于同盟军的胜利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使波兰人们重新获得了独立和主权，这已成为今天的事实。

在民主的基础上，波兰人民自愿组建自己的国家。波兰人民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暴力统治，如今波兰政府要在法制和公正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制度。

我坚信，在我领导下的波兰军队，永远不会允许任何外国军队踏入波兰的领土，没有我们的同意，任何外国军队不可进入波兰的领土。我相信，西方强大的民主将会支持我们，并给予业已复兴和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兄弟般的支持。

华沙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约瑟夫·斯大林^①在题为《薄弱力量》的文章中写道：

在我们所占领的那些省份中，如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波兰、比萨拉比亚^②、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至今仍然可悲地存在着受西方帝国主义支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在这些被我们占领的省份内仍然是由贵族和小强盗统治，他们强迫和压制、逮捕和杀害工人和农民。此外，这些“政府”还积极组建自己所谓的“民族”白色恐怖“军团”，并准备展开“活动”……并叫嚣要实行“扩大自己领土”的计划。那些正处于熊熊燃烧的东西方两大革命火焰中的、摇摇欲坠的、毫无生气的“民族政府”，企图扑灭在欧洲正如火如荼燃烧的革命火焰，企图维持自己风雨飘摇的政府的存在，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步伐！……那些自不量力的“小贵族”企图在毫无组织能力的白色恐怖“军团”的支持下，通过对我们的多次“打击”，来完成“伟大”德国的“强大”国王和奥匈帝国的国王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些处于西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之间的反革命的薄弱力量最终必将遭到彻底的摧毁。在那些被我们占领的省份内已经冒出了最初的革命火花。爱沙尼亚的大罢工、拉脱维亚的示威游行、在乌克兰的普

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罗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译者注

② 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形成的三角地带。——译者注

遍大罢工，在芬兰、波兰、拉脱维亚风起云涌的革命，这一切都表明了革命的先声。毫无疑问，苏联的革命和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最终占领这些省份。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九二〇年在华沙城外进行的战役，成为了波兰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决定性时刻，此次战役以波兰胜利告终。

苏维埃政府同意举行和平谈判。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签订了波兰和苏联的停战协议，并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分别划入波兰和苏联。

米哈乌·图哈切夫斯基^①的命令（部分）：

红军战士们！复仇的时刻到了。我们全军冲向前线进行反击。数十万战士已经准备好勇猛地向敌人进攻。我们要与波兰人侵者进行一场伟大的决斗，这是一场决定俄罗斯人民命运的斗争。高举红色旗帜的军队要与举着带有白鹰旗帜的强盗军队决一死战。……

在战斗前，你们要在内心充满对敌人的仇恨和无情。你们要对那些波兰贵族进行报复，让他们在革命的俄罗斯人民面前，并在我们国家面前颤抖吧！让波兰军队流淌的鲜血淹没毕苏斯基的整个政府。……

你们的眼光要怒视西部。西部决定着世界革命的命运。只有消灭了白色的波兰，才有可能让全世界的革命火焰熊熊燃烧。我们要让刺刀为劳苦大众带来幸福与和平。向西方冲锋吧！向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向伟大的胜利冲啊！

你们要列好战斗的队形！进攻的时刻到来了！向维尔诺、向明斯克、向华沙进军！

斯摩棱斯克

一九二〇年七月一日

^①苏联在西部前线的将领。——译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①的讲话（部分）：

我们的军队已经接近华沙，我们确信无疑，在华沙附近存在着一个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据点，这一体系是建立在凡尔赛合约基础上的。波兰，这个与布尔什维克为敌的最后一个魔鬼，完全处于协约国手中，波兰是这一体系中最强大的元素，如果红军能撼动这个堡垒，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动摇。……但我们还缺少足够的力量，我们还没能把华沙拿下，还没能消灭波兰的地主、白军和资本主义者。

一九二〇年 秋

^①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波兰与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的和平协议》（部分）：

第一条：

双方签署声明，停止双方的交战状态。……

第三条：

俄国和乌克兰取消对本协议第二条中涉及的在西部领土上实行的一切法律条款和领土要求。同时波兰方面宣称，波兰取消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即东部领土上实行的一切法律条款和领土要求。……

第五条：

协约签署双方保证，完全尊重对方国家主权，并保证绝不干涉对方国家的内部事务，即不支持任何煽动、宣传和干涉内政的活动。

双方保证，绝不建立并支持以与对方国采取战争为目的而成立的任何组织，缔约任何一方绝不支持在对方国整个境内采取的任何政变活动，绝不支持任何以暴力准备推翻另一方国家制度或者社会制度所采取的行动，无论这些组织如何宣称自己具有行使国家职能或者在另一方国家的部分领土上行使此类职能。

里加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

《波兰苏维埃互不侵犯条约》（部分）：

第一条：签署国双方强调，在相互关系中不再将战争作为民族政治的工具，同时承诺，停止互相侵犯的行为，停止独立地或者参与与其他大国对对方的攻击行为。

任何触犯另一方领土完整或者政治独立，甚至不经宣战而采取的行动以及没有预兆的暴力行为，都将被视为触犯了本条约中的承诺。

.....

第三条：签署国双方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得与任何方面签署与对方为敌的侵略协议。

莫斯科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关于延期《波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备忘录（部分）：

波兰共和国总统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认为，鉴于双方都有尽最大的可能巩固两国关系发展的共同愿望，双方彼此希望始终不渝地巩固双方和平友好的关系证明，双方之间的这种关系表明了双方具有愉快并积极地促进巩固普遍和平的良好意愿，与此同时，希望继续巩固东欧各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因此，双方认为，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波兰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对彼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影响。鉴于该条约具有的上述意义，双方决定签署本备忘录，并为此目的指定了全权代表负责签署下列条款：

第一条：根据互不侵犯条约第七条中有关条约有效期及其相关办法的规定……现双方决定，将本条约延长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莫斯科

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

三十年代下半期，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实行大恐怖时期——即斯大林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展大清洗运动的时期。除了那些共产主义活动家外，各个民族和团体都成了这一运动的牺牲品。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自一九三七年在波兰开始实施“波兰行动计划”以来，共抓捕了约十四万人，其中有十一万人后来被枪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内务人民委员部）第零零四八五号令（部分）：**

随此命令附上一份秘密文件，此文件涉及波兰情报机构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从事间谍、阴谋破坏、策反以及恐怖活动和有关侦查资料，这一切都说明，波兰军事情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在苏联境内从事着各种阴谋破坏—间谍活动。这些资料也证明，波兰情报机构胆敢从事这种公然的破坏活动，正是因为国家安全总局工作的薄弱以及国家安全总局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造成的结果。……

一、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起要大规模地采取行动，以便完全根除波兰各级军事情报机构，首要任务是彻底破坏他们在工业、运输、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场中进行的阴谋破坏和间谍活动并抓捕有关人员。

抓捕范围：

（一）侦查并抓捕一切迄今为止漏网的波兰军事间谍情报机构人员……

（二）所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的波兰军队的

^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895—1940），苏联政治人物，秘密警察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后在政治运动中失势，被处决。——译者注

战犯；

（三）无论何时进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的、所有来自波兰的逃亡者；

（四）所有来自波兰的政治避难者以及所有属于国家交换范围内的政治犯；

（五）所有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以及所有反对苏联的波兰各政党成员；

（六）来自波兰地区（国家）的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当地反苏联的积极分子。

.....

五、根据侦查的结果给所有的被捕人员定罪，并将其分为两类：

（一）第一类属于马上要枪毙的那些人，即属于为波兰情报机构从事间谍、阴谋破坏以及恐怖活动的人。

（二）第二类人员，即不是积极分子，将他们关进监狱或者送到劳动营，令其服刑五到十年。

.....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签署文件后，由苏联检察长立即执行。

莫斯科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管理
委员会领导人会见时的谈话（部分）：**

我们必须采取反对波兰人的行动。……怎么可能有五万八千人通过白俄罗斯边界，跑到乌拉尔地区定居，跑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定居，甚至跑到了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西部……波兰人到处都是，今天我们要大规模逮捕他们。我们活了几十年，怎么就没有想到，我们这里却成了波兰情报机构的根据地？现在，世界上的每一个情报机构，只要他们需要获得什么资料，他们就会去找波兰人。波兰人是最好的间谍，但是他们不是在别的国家活动，而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波兰人知道我们的一切。

这能证明什么？因为我们没能在边界严防。这还能叫边界吗？如果五万八千人在很短的时间内逃了过来，这不叫边界，这叫过滤网。你们试试去——对不起我用这样的字眼——他妈的狗屁波兰看看，那里连我们的一个省都不如，你们试试让这五万八千人去那里看看……他们连你们一个人都不会放过去，会把你们统统枪毙。

莫斯科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

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三帝国首相阿道夫·希特勒在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对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但波兰政府对此严词拒绝，并巩固了与英国和法国的同盟关系。德国和英法两国在面临即将发生的冲突之时，都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苏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时也被称为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这一条约为希特勒开始与波兰展开战争打开了通道。

约瑟夫·斯大林^①在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部分）：

战争还是和平，这个问题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完全看我们了。如果，我们与英、法签订协议，那么德国就会被迫实施他的战争计划，就会在波兰问题上改变立场。德国人也会寻找缓和与西方大国间关系的途径。因此，我们可能避免战争的爆发，但是，那时事件进一步的发展会对我们不利。因为，如果我们接受德国的建议，与他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可能使德国人向波兰发动进攻，那时英法进行干预的话，就是在既成事实之后。如果事情照这样发展，我们就可能利用对我们有利的时机，等待着在适当的时候卷入冲突，并以另一种手段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就是要接受德国的建议，礼貌地给英法军队指出一条回家之路……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

^①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译者注

阿道夫·希特勒^①给斯大林的电报：

我非常高兴，我们签订了《德-苏经济协议》，这将是在重新调整德-苏关系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对我来说，德-苏之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意味着我可以制定对德国具有长远规划的政策。德国人从此将回到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来，这种政治路线在上个世纪，给我们两国都带来了好处。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帝国政府将充分利用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带给我们的益处。

我完全同意由贵国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转交来的关于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我认为，有必要对有关问题尽快做出解释。

柏林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

^①第三帝国元首。——译者注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第一排从左至右：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坐）、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苏联红军总司令）、乌利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约瑟夫·斯大林。

波兰民族记忆研究所提供照片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协定（部分）：

一、波罗的海地区（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如发生领土或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疆界将成为德苏势力范围界限，在这方面，双方将承认立陶宛在维尔诺地区的利益。

二、在波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化的情况下，德苏势力范围将大致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为界。维持波兰的独立是否符合双方利益的需求，以及将如何为这个国家划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双方政府都将通过友好协商的途径解决问题。

.....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①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委员会上的讲话（部分）：

德-苏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最根本意义在于，欧洲的两个最大的国家达成协议，结束两国间的敌对的关系，以便消除战争的危险，并相互和平共处。为此，缩小在欧洲发生军事冲突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企图煽动发起欧洲战争的叫嚣者对此感到愤慨。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译者注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三帝国的军队入侵了波兰，因为他们的武器装备精良，突破了波兰的重重阻力。尽管英法同盟有义务帮助波兰，但他们（除了在口头上谴责战争）并没有采取任何反抗德国的行动。

伊格纳齐·莫希奇茨基^① 声明：

我面对上帝和历史宣布，在今天夜里，我们的宿敌公然对波兰国家采取了侵略性进攻。

我深信，在这紧要关头，全体波兰人民都会紧紧围绕在军队最高统帅和武装力量的周围，奋起保卫自己的自由、独立和荣誉，给来犯者以应有的打击，我们曾在波-德关系的历史中多次采取过这样的行动。

受上帝保佑的全体波兰人民，为了自己神圣和正确的事业，要与波兰军队一起，肩并肩进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华沙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①伊格纳齐·莫希奇茨基 (Ignacy Mościcki, 1867—1946) 波兰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化学家，建立了波兰的化学工业。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九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斯泰凡·布热什钦斯基^①给国内的报告：

在高尔基公园时常举行一些群众聚会，在那里有人发表正式讲话，阐述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当然，阐述的都是苏联的观点。在一周前，地方报刊上刊登过一个通知，并在公园入口处的大门旁也立着一个写有这个通知的黑板，上面写着聚会日期、具体时间和讲话题目。

这个聚会将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下午两点举行。我与英国、美国和芬兰三位武官朋友约好一起去那里看看，因为有人将要论述波兰与德国的关系。我们每个人的俄文都说得很流利。

讲话内容对波兰很不利，聚会的人对演讲人的讲话反应较冷淡。但演讲人在讲话的最后，突然提高嗓门大声喊道：“难道，我们，苏联人民和政府，由于波兰人所犯的错误，而对我们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兄弟所受的苦难能袖手旁观吗？”当然，演讲人并没有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是，参加聚会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明白了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即苏联军队要去支持波兰！那时几乎所有人大声或喊着：“冲啊，反对卑鄙的德国人！”当我们坐上汽车，英国武官法尔布瑞斯上校问我：“我怎么理解那位演讲者最后的那句问话。”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②统治时期，曾以保护反对波兰‘五·三宪

^①波兰驻莫斯科武官。——译者注

^②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1729—1796），俄罗斯帝国女皇，又称凯瑟琳二世或凯瑟琳大帝。——译者注

法’保守派为名，派自己的军队来打波兰人，现在，斯大林又以保护朋友为名派自己的人去波兰，然后再将半个波兰据为己有。”三位武官听了我的回答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苏联红军跨越了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东部边界，迫使波兰无法再继续进行反抗。二十八日，华沙陷落，在一周内，波兰军队的最后一支部队被迫向德军和苏军投降，有二十五万名波兰人被关进了苏联的监狱。

新组建的波兰流亡政府开始在法国组建自己的军队，并表示要继续与德国人进行斗争。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①在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
共和国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讲话：**

为了防止阴谋叛变活动，你们要抓捕大批地主、神父、贵族以及资本家的代表，将他们作为人质。

你们还要更多地逮捕那些国家行政机构的反动分子代表、地方警察机构的头目、边防军和总司令部下的第二分部的所有人，以及省长及其合作者，反革命党派、人民党以及前人民民主党的各级负责人。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

^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部事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译者注

《红军白俄罗斯前线军事委员会第〇〇五号命令》（部分）：

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的劳动人民。他们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军事法庭以及殴打手段镇压这里的革命运动，并以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手段加速这里的贫困及毁坏这里的一切。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使波兰人民获得了与他们抗争的权利。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在镇压了工人、农民的革命之后，占领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他们剥夺了人民的权利，并占领了他们的祖国，给这里的人民套上了奴隶的枷锁，并压迫他们。现在，波兰国家的领导人又将我们这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兄弟们带入了第二次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这种民族的压迫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导致波兰在战争中的失败。……

红军战士同志们、白俄罗斯前线的司令以及政治勇士们！我们革命的责任就是，要刻不容缓地对我们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兄弟们给予支持和帮助，以免他们更加贫困，以免他们再遭受杀害……我们不是作为占领者冲向前方，我们是作为我们兄弟的解放者而奔向前方。

斯摩棱斯克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给瓦茨瓦夫·格日波夫斯基^①的照会：

波兰与德国的战争暴露了波兰内部的混乱。在十天的交战中，波兰丧失了自己所有的工业地区以及文化中心。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波兰政府垮台，但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这表明，波兰国家及其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鉴于此，在苏联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与波兰之间签订的合约已经失去了效力。由于波兰政府的垮台和丧失领导能力，波兰成了那些竭尽全力从事威胁苏联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活动的温床。因此，一直保持中立立场的苏联政府，面对这一事实，不能再继续长期保持这一中立立场了。

鉴于当前的形势，苏联政府向红军最高司令发出命令，命令苏军部队跨越国境，以便保卫乌克兰西部与白俄罗斯西部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

^①波兰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译者注

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元帅^①命令：

苏联人已经跨越了国境。我命令全军抄最近距离道路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撤退。不要再与布尔什维克交战，除非布尔什维克方面先与我们开战或者试图向我们的部队进攻。与德国人战斗的华沙和其他城市，其任务没有变化。在那些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城市中，应与对方谈判，以便剩余部队能尽快撤退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科苏夫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

^①波兰军队总司令。——译者注

伊格纳齐·莫希奇茨基声明：

公民们！当我们的军队，在战争一开始直到今天，以前所未有的英勇顽强的精神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几乎完全阻止了德国武装力量的全面进攻之时，我们的东部邻国，不但严重践踏了我们之间签订的协议，而且还违反道德原则，踏入了我们的领土。

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国家第一次遭受到来自东西方的两面夹击。

波兰与法国和英国联盟，与一切违法的现象共同作斗争，为保护自己的信仰和文明而斗争，为反对一切野蛮行径保护自己的信仰和文明而斗争，为反对一切邪恶统治世界而斗争。我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地走出这场战争。

公民们，在洪水猛兽面前，我们一定要捍卫波兰共和国的精神与宪法赋予我们权利的源泉。因此，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宣布，将共和国总统府以及国家主要机构转移到我们某个同盟国家的领土上。在那里，在保证我们完全自主的条件下，为捍卫我们共和国的利益而斗争，并且与我们的同盟国一起继续战斗。

公民们！我深知，尽管我们处境艰难，但请你们继续保持迄今为止的最坚强信念、高贵尊严与勇气。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正义必胜。

今天，在最困难的形势下，维护我们民族荣誉的责任就落在了你们每个人的身上。

科苏夫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

谢苗·蒂莫申科指挥官^①致波兰士兵的信：

最近几天波兰军队彻底溃败了。在塔尔诺波尔、哈利奇、卢福奈、杜布诺等城市的六万名士兵已经自愿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战士们！你们剩下的人要做什么？你们在为什么、与谁而战？你们为什么要浪费生命？你们的抵抗是毫无效果的。军官们驱赶着你们去送命。他们十分憎恨你们，并憎恨你们的家庭。是他们杀死了你们选派来建议投降的代表。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你们的军官。

战士们！快去痛打你们的那些军官和将军吧！不要服从他们的命令。快到我们这边来吧！大胆地到我们——你们的兄弟这边来吧！快投诚红军吧！在这里你们将会得到关照与呵护！

你们一定要记住，只有红军才能把波兰人民从毁灭性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只有红军才能让你们过上和平的生活。相信我们吧！苏联红军才是你们唯一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九月

^①苏联乌克兰前线指挥官。——译者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波莱夏地区边防卫戍部队后备役军官讲述：

我们被分成了两组：军官为一组，下士和列兵为一组。……命令我们将武器放在一边，并把钱、望远镜、作战图、皮带也都放在一边，当我们做完这一切时，一位有着上尉军衔的布尔什维克军官问我们的（卡奇米日·）米库林斯基上尉：是否是职业军官？带领的是哪个作战分队？何日何地出生？当他按照实际情况回答完了布尔什维克军官的问题后，布尔什维克军官说：“你是带兵来打我们的战士的？那现在看我们怎么来收拾你。”话音刚落，他就把枪对准米库林斯基的前额，扣动扳机打死了他。……

像长龙一样的战俘队伍行走着……这些人被布尔什维克士兵和当地的带着共产党员袖标的农民押送着。在押送战俘行走的过程中，那些农民时不时地拿着卡宾枪向战俘的头部开枪，他们把这当成了一种游戏，明显地是想恐吓我们（他们曾开枪打死过一些被押送的战俘）。布尔什维克士兵们非常敌视我们这些行进中的人。他们不停地挥舞着拳头对我们大喊大叫：“我们要为一九二〇年报仇血恨。”一路上就这样辱骂侮辱我们所有人，他们称我们的军队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军队。……

布尔什维克人每天都要求军官、下士和步兵协会^①的成员、

^①步兵协会，一九一〇年成立于利沃夫，直至一九一四年一直在利沃夫为波兰军队训练提供场地。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期间，作为波兰辅助军队组织开展活动。——译者注

职业军官学校的学生和青年劳动组织成员到他们那里去自愿报到……时常……因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告密，他们能成功地从我们这些众多士兵中找到他们想要找的那些人。到了夜里，他们就用机关枪将这些人打死。

扎哈切

一九三九年九月

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①发布的命令（部分）：

一、将战俘运送到边界的工作由前线军事委员会负责。

二、带战俘行进必须走其他道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允许带战俘行进在我们部队行军的主要道路上……

……

五、只能在固定集中地点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有关机构移交战俘。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

^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译者注

德-苏签订的《德苏友好和边界划定条约》（部分）：

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德国政府确定，将前波兰国家的领土划分作为苏-德两国共同利益来对待，边界的划分将附上有关地图，确定具体边界划分的地图将作为补充协定。……

二、必须改变这些地区的管辖范围，按照第一条中划定的边界线，该边界线的西部属于德国政府的势力范围，该边界线的东部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势力范围。

……

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德国政府认为，上述边界划分将作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德苏友好和边界划定条约》秘密议定书（部分）：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签订的补充秘密议定书，对第一条的条款进行了修改，即立陶宛国家的领土被划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波兰的卢布林省以及华沙省的部分地区被划入德国势力范围。……

双方在自己的领土上不允许波兰进行任何活动。双方在自己的领土上将肃清上述活动的一切萌芽，并互相通报为此而采取的适当措施。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部分）：

一、将那些家住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释放回老家。……

……

三、将那些家住在波兰德国部分的士兵战俘分编成小组关押在集中营，等待我们与德国的谈判和就有关释放他们回到自己祖国的决定。

四、将所有军官战俘关押在为他们建立的、专门指定的集中营中。其中，具有上校及将军军衔的人，包括军政要员将被关押在与其余军官不同的集中营（斯塔罗别尔斯克）。

五、将所有间谍情报人员、反间谍情报人员、宪兵、狱警以及警官关押在另一个集中营（奥斯塔什科夫）。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上的报告（部分）：

自从八月二十三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以来，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多年来存在的不正常关系结束了。某些欧洲大国以种种手段煽动对苏德的敌视态度，促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国人之间的接近，并确立了苏-德之间的友好关系。九月二十八日苏联和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德苏友好和边界划定条约》就是两国进一步发展新型友好关系的证明。……

值得指出的事实是，波兰已经战败，波兰国家已经垮台。波兰统治集团自诩自己国家如何“巩固”，自己的军队如何“强大”。然而，先是德国军队，后是红军，只给了波兰迅速果断的一击，就让这个以压迫非波兰民族为代价的《凡尔赛条约》的怪胎荡然无存。波兰在德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玩弄的毫无原则的迂回游戏，波兰的这种“传统政策”是荒谬可笑的，并已经彻底失败。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托马什·希维茨基上尉^①日记：

火车停在了一个小站上。我们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人下令，让我们下车了。我们经过这次旅途，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也无从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里。这里一片漆黑，十分寒冷，到处是泥泞。我们下车后，先是让我们列队，然后是检查、清点人数，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们才排成长队开始行进。走了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我们看到了有电灯照明的建筑物。这时，我们才知道，这里是科杰尔斯克。这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小城镇。前面有一条数公里长的路，我们经过杂乱无章的城镇，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修道院的房子。那肯定是集中营，因为那时所有的修道院都被当成了集中营。我们经过一座临时搭建的小桥过了河，进入了一个布满铁丝网的区域，然后接着往前走。这个修道院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个古老的、用来防御的小城堡。穿过了这个修道院，我们走进了一座美丽的森林，那里生长着我从未见过的高大粗壮的松树和各种各样的树木。我们停在了一座砖墙外，墙内是砖砌和木制的房子。我们又一次站在那里等候。他们每数到十人，就让这些入进到里面去。

科杰尔斯克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① 战俘。——译者注

卡廷惨案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法令：

释放或是作为战犯或是因其他理由至今仍被关押在苏联领土上的、被剥夺自由的波兰公民。

莫斯科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

波兰军队总司令与苏联红军总指挥之间签订的军事协定（部分）：

.....

二、波兰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上组建波兰军队，与此同时：

（一）波兰军队将作为主权的波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

（二）军队战士将宣誓效忠波兰共和国；

（三）波兰军队将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军队以及其他盟国的军队一起共同参加反抗德国的斗争；

（四）战争结束后波兰军队将返回波兰；

（五）波兰军队在共同作战方面，隶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统帅部领导，在人员和组织方面将隶属于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领导，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通过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上的波兰武装力量领导人与苏联军队总指挥在组织和人员问题上协调执行命令和管理。

.....

六、组建部队的军官干部与士兵将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上的波兰人中有兵役义务者和志愿者中征召。

莫斯科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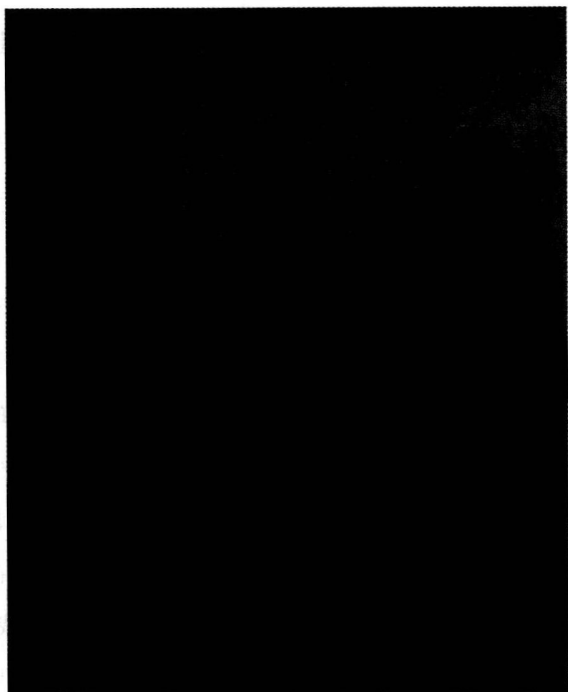
伏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①的回忆：

我现在暂时是一个人，一个没有军队的将领，有些战友陆陆续续出了监狱。……我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尽快组建军队，尽可能多地招募从监狱和战俘营中放出来的那些人。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后备人员，同时也不知道，那些军官都在哪里？他们说，已经释放出来了一万一千名我的战友。那些战士都到哪儿去了？……

不仅是士兵们，而且所有从监狱和劳动教养营中被释放出来的波兰人都知道了要组建军队，他们都很积极地到组建部队的集训营来报名……有一些从莫斯科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军官陆陆续续也来报到了。他们的身体都十分羸弱，但精神都很好。……我非常担心那些战俘数目的丢失，（阿莱克谢·）帕尼伏乌夫将军告诉我说：在两个战俘营中共有两万名士兵，在格里卓维茨有超过一千名军官。而其余的人都去哪儿了呢？我知道，一九四〇年，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共有一万一千名军官，而在奥斯塔什科夫还有数千名下士军官，特别是警察、宪兵和边防军。……我们军队的精英都在科杰尔斯克和斯塔罗别尔斯克。现在他们都在哪儿呢？

一九四一年八月至九月

^①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上成立的波兰军队将领。——译者注



一九四一年 凯尔米奈（乌兹别克斯坦市名）那些逃出劳动营的人纷纷志愿加入安德尔斯将军在苏联成立的军队

伦敦波兰文化中心和西科斯基将军博物馆提供照片

尤泽夫·查普斯基的回忆：

一九四一年九月，（我们）开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萨拉托夫附近的塔蒂什切夫村和古比雪夫-契卡洛夫那条线上的托茨科耶组建军队。

每天都有数百人来到在托茨科耶夏天营地。……我们在那里建了一个类似于咨询局的机构。我的任务是给每个前来的人作登记。所有来自沃尔库塔、马加丹、勘察加半岛或者卡拉甘达的人，都一直在议论两件事。他们在寻找自己的亲属，同时他们还拿出了被关押在集中营目前还没有被释放出来的那些战友的名单。最初，我还向每个来这里的波兰人打听，他们是否曾与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与这些人共事过。那时我们一直相信，我们的这些战友会很快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当中不仅没有一个人来到这里，而且还音信全无，此外我们一无所知，除了能听到一些说法不一的二手消息。

一九四一年 秋

斯坦尼斯瓦夫·科特^①致爱德华·拉钦斯基^②的信（部分）：

波-苏之间签订的协定让在苏联的波兰人感到了幸福和获救感。感谢这个协定的签订，使数十万波兰公民从监狱和劳动营中被释放了出来，他们是半被迫定居在这个对他们的生命具有威胁的地方的。协定的签订让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觉得得到了解救。无论怎么说，目前他们还能忍受那里的生活条件，获释这个事实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让他们看到了一点前景。对很多人来说，无论从他们的精神还是体力来说，这都是他们所能承受的最后时刻。……

尽管在一年前，就有八千名军官，数千名下士军官、列兵，众多的司法人员、检察长和警察被从关押在苏联的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中营中秘密送出。但是，维辛斯基^③至今仍坚持说，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被遣散，但我们至今无法与他们取得任何联系。此外，在七月，他们仍采取各种手段将波兰公民运送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以便尽量减少正式公布的波兰人数字。在战争的压力下，他们还把人数众多的波兰人从很多监狱运送到东部（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监狱），但其间仍然企图将这些人秘密运出。……

①波兰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译者注

②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③安德烈，苏联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人民委员。——译者注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在不断损毁波兰人寄给大使馆的信件和电报，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诸多困难。他们还常常煽动反对波兰政府和大使馆的情绪，将他们不负责任做出的事情推到使馆身上，以误导波兰人，认为是波兰政府和大使馆将他们抛弃和推向贫困。

古比雪夫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

斯坦尼斯瓦夫·科特与苏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纪要
(部分)：

科特：一九四〇年春天，从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释放出来的人中，我们没看到一个军官。

斯大林：就这件事，我会过问一下。但是释放这些人时，各种事情都有，那位立陶宛将军叫什么名字？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是兰格内尔将军。

科特：兰格内尔将军，总统先生。

斯大林：……去年我们就释放了他。我们把他带到莫斯科，我还跟他谈了话。结果，现在他跑到国外去了，可能是跑到罗马尼亚了。我们大赦释放了所有人，无一例外。但是，有些军官，可能像兰格内尔将军那样……

科特：现在我想请求总统先生的是，请总统先生下达命令，释放我们军队组织中的那些军官。……

斯大林（打电话）：我是斯大林。监狱里的所有波兰人都被释放了吗？（静听着电话那边的回答）。现在波兰大使在我这里，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被释放了。

莫斯科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弗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和伏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记录（部分）：

西科尔斯基：大赦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有很多我们国家最宝贵的人还被关在劳动营和监狱里。

斯大林（记录）：这不可能，如果大赦涉及所有人，那么所有波兰人都会被释放。

安德尔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的军队里有一批人，他们是在几周前被释放出来的，他们说，在一些专门集中营里还有数百，甚至上千我们的同胞。

西科尔斯基：向苏联政府提供我们人员的详细名单，这本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集中营总管军官手里掌握着所有人的名单。我随身带着一个有四千名军官姓名的名单，他们当中一些人被强行送走，一些人还被关押在监狱和劳动营中，甚至这也不是一份正式名单，因为名单上这些人的姓名都是由其亲朋好友凭着记忆提供给我们的。我已经下令去核查这个名单，看这些与我曾常联系的人是否在国内。但事实是，他们不仅不在国内，而且在德国战俘营中也没有这些人。这些人一定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被释放。

斯大林：这不可能。他们逃跑了。

安德尔斯：他们能逃跑到哪儿去？

斯大林：嗯，逃到满洲里去了。

莫斯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

尤泽夫·查普斯基的回忆：

（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安德尔斯将军……派我去找古拉格总局局长纳谢德津将军解释一件事。……

纳谢德津将军身体肥胖，一副傲慢的样子，身穿用上好料子制作的制服，像是沙皇军队的将军，他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在我们刚进入谈话之初，他对我说的事情感到有些吃惊，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表现得很愿意听我说下去。他座椅的后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上面标着他所主管的所有主要集中营的分布点。……

我向纳谢德津介绍了三个战俘营的情况。我对他说，斯大林已经发布释放战俘的命令，但这些战俘营的战俘至今仍没有被释放，这带有“捣乱的气味”。对方看着我，好像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也许他是在装样子。他对我说，一九四〇年春，在撤销这些集中营时，他还不是古拉格的头儿，他不负责战俘营事务，只负责管理劳动教养营、政治犯和刑事犯事务。也许在这些人中，间夹有波兰军人，但对此，他不是很清楚。他会尽力弄清楚这件事，明天对我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

第二天他又接见了我……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惊讶的样子了。他对我说，他什么也不能告诉我，只有中央政府能对我的问题给予解释，如果我能拿出书面的东西（我当时带着一份有四千五百人姓名的人名单，他们是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

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的战俘)，他让把这个名单抄一份给他，然后他寄到古比雪夫去。给我的印象是，古比雪夫那边的人可能给他施加了很大压力，让他跟我谈话。……

我们当时内心总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我们的军人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人的手里。我们猜测，这些战友可能是被遣送到了遥远的孤岛上，在七、八月间可能来到我们这里，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他们才有可能乘船过海。苏联人对我们说过许多次，他们有绝密消息称：“只要你们什么也不说，耐心等待，你们的战友就会在七、八月间回来的”。但七、八月过去了，一个人也没有回来。

一九四二年 夏



一九四二年四月 杨吉-巨尔（乌兹别克斯坦市名）尤泽夫·查普斯基（中间）与孩子们一起等待分发食物

伦敦波兰文化中心和西科尔斯基将军博物馆提供照片

一九四一年七月，德意志国防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地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德国人攻打到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这是德国人打到苏联的最纵深的地方。

特奥菲尔·鲁巴辛斯基^①的讲述：

我们到了一个车站，叫老巴托基，离斯摩棱斯克有十几公里远。在那附近有一个十字路口，往南去的方向是维捷布斯克，往西去的方向是莫斯科。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修建一座火车通往格涅兹多沃的桥梁铁路。……

当地人都知道我们是波兰人，很少有人跟我们要糖或者香烟，也不与我们接近。可是有一天，有一位妇女来到我旁边，她是波兰人，大约六十岁，嫁给了苏联邮递员。她用波兰语说：“你好。”然后问我，我是否知道，在离我几百米的森林里，也就是那个叫羊山的地方，埋着被杀害的波兰军官。她说，那里埋着三千五百名战士。听到这些，我跟她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我认为她说的事情太不靠谱了。……

这位妇女走了。第二天她给我拿来一顶波兰军帽，这是一顶波兰步兵中尉军帽。我记得，军帽里面写着步兵中尉的姓：卡齐马莱克，部队番号和部队驻地沃伦省伏沃基米日。……

星期天我们休息，于是我就跟一个叫瓦霍维亚克的同事，带着铁锹和镐头去了森林寻找尸体。这个地方四周都被围了起来，只能从来自格涅兹多沃方向的那个地方进去。我们看到一个四方形的土堆，这可能就是墓地。还没挖到很深的地方，就看到了

^①被迫为德国修建铁路的工人。——译者注

尸体，但不是波兰人，穿的不知是哪国的军服。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罗马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我们吓得想赶紧离开森林。正在此时，我们看见一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他是当地农民，他叫基谢莱夫。我们给他递上一支烟，然后，我们问他，他是否知道哪里埋葬着波兰军官。“我带你们去。”——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走过一条小路，差不多有八百米。那里有一块高出地面很大的空地。“这里就是墓地，如果你们想看波兰人的话。”——他给我们指了指这个地方。

有些土还被冻着，但是，在我们用镐头挖了几下后，就看见两具波兰军官的尸体，一个是中校，一个是大尉，面部朝下躺在那里。这一景象太可怕了。军服和军衔都还保持得很完整。后来，这位俄罗斯人把我们带出了森林，回来后，我们很气愤地讲述了在森林里所看到的一切。“你们说的都是屁话。”——那些支持共产主义的人说：“苏联做的事情，是为了人们能有工作，而不是要杀人。”——他们大声叫道。后来我们很多人一起去了森林，在那块被挖开的地方，我们用白桦树枝做了一个十字架插在那里。刚开始不信我们话的那些人，现在知道我们说的是事实了。于是，几周后，他们也去那里插了一个十字架。

卡廷

一九四二年三月

**斯坦尼斯瓦夫·科特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事务
委员会人民委员的备忘录：**

尽管苏联政府掌握着波兰前战俘的准确名单，但波方不能理解，为何这些人不能回到自己的战旗下。现在，应苏联政府的要求，并为寻找死亡的波兰军官提供方便——波兰共和国军队最高领导，部长会议主席西科尔斯基将军……以及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波兰武装力量领导安戴尔斯将军均向苏联方面提供了相关人员名单……上述名单是根据一些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中为数不多的前战俘靠回忆提供出的人员名单，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名单上的这些人已被苏联当局于一九四〇年五月至六月间成批运出集中营，至今下落不明。目前，在波兰伦敦政府提供的名单上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那些心碎的亲属给自己亲人寄往上述集中营的书信以及电报，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前邮局还能正常送达到，但现在，这些书信和电报均盖有“收信人已离开”的邮戳被退回寄信人处。

至今，上述名单还是一个不完整的名单，因为被关押的波兰战俘应有一万五千名。其中，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被关押的军官应有九千人，而上述名单中只包括其中四千人的姓名，其中有十二名将军、九十四名上校和中校、二百六十三名少校以及三千五百名年轻军官。

在目前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国家急需的上述军官当中，尚无一
人回到自己的队伍，也无一人告知自己的下落。

古比雪夫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对斯坦尼斯
瓦夫·科特备忘录的回复（部分）：**

关于波兰战俘名单一事……正如大使自己所说，是在非常令人怀疑和令人不信服的渠道基础上确定的，也正如大使所说是根据“少数战俘”回忆的基础上确定的，因此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意见，不能依据这种名单断定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苏联颁布的法令没有得到执行，即大多数波兰军人仍被扣押。人民委员会不接受大使馆这种完全没有根据的声明，声称我们违背大赦法令，仍有数万名波兰军官似乎还在被关押。

古比雪夫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局与波兰军队领导人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了波兰军队作出决定，将波兰军队撤退到伊朗。一九四二年春夏两季，共有七万五千名士兵离开了苏联领土，与他们同时离开苏联的还有四万名从劳动营中被释放的人，以及从流放中逃回来的人。

伏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致约瑟夫·斯大林电：

今悉您获准波兰军队将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撤至伊朗的计划。我对苏联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的诚挚态度给予高度评价，我希望在这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计划。总统先生，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波兰军队的名义向您致敬，并深表谢意。

我想向您保证，波兰军队，不管在哪儿的领土上战斗，都会为波兰、为最终的共同胜利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认为，毫无疑问，目前战争的战略中心已经转移到了近东和中东，如果德国占领了那个地方，就将使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绝，堵住向苏联提供武器、弹药和食品的通道。

我非常严肃地预期，在我领导下的军队，在今年的持续战斗中还将会有很大的损失。因此，我强烈地请求您，再次征召波兰公民入伍，并给我的军队运送后续补充。

塔什干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声明》：

波兰政府强调，波兰人民，无论是在战争爆发前，还是在战争期间，从来就不同意与德国采取共同行动以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对苏联的关系中，我方有良好的意愿，继续在战斗中与苏联采取共同行动，并在胜利之后保持我们的睦邻友好关系。

波兰政府坚决反对任何谴责波兰，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波兰与俄罗斯苏联友好关系的恶意宣传。

对波兰企图将波兰共和国东部边界移至第聂伯河和黑海或者要求移动自己东部边界的指责是十分荒谬的。

作为同盟军中的第一个奋起反抗德国入侵的国家，波兰共和国政府代表战前边界框架的波兰。与此同时，波兰政府坚持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波-苏签订条约时的立场不变，在波-苏边界问题上，坚持维护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前边界的原状，破坏这一符合《大西洋宪章》的立场，有损于同盟国家保持一致性。

波兰政府认为，所有联盟国家的紧密合作与相互信任，对胜利和永久和平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波兰政府谴责一切旨在破坏与削弱统一联盟战线的现象和提议。

伦敦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菲尔德南德·格埃特尔^①的回忆：

四月初，文学厨房理事会的人告诉我说——那时文学厨房理事会位于被迫停止活动的波兰作家协会和波兰笔会的那座楼内——宣传机构的一位参事（华沙省区的德国行政机构）在找我，他叫格龙德曼。我找借口推脱有事，另派人去他那里，了解一下此人找我有什么事。那时我还在一个地下月刊《流派》杂志担任编辑，这是斗争的波兰派的出版社之一。那时，小心谨慎地与德国人打交道还是需要的。格龙德曼跟我派去的人要了我的地址，然后亲自来到我家。刚好我没在家，于是，他留言说，让我立即去找他，他有要紧事找我。他来我家既没带警察，也没使用任何威胁语言，因此，我后来就去了他那里。……

格龙德曼对我说，在斯摩棱斯克森林附近，发现了掩埋着数千波兰军官的集体大墓坑，而且他们都是被从后脑方向击毙的。德国当局希望尽力将此事曝光。为此，德国当局要组织一个由波兰社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并派代表团去当地毫无顾虑地初步查看一下那里的情况。德国当局准备让波兰的医学机构全权在那里进行尸体检验。当然，参加代表团是自愿性质的。……

我对格龙德曼说，关于此事，应该告知波兰红十字会，它是波兰在这方面最权威的机构。他觉得有点为难，对我说：考虑到

^①作家。——译者注

内部政治情况，这“会有很多难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波兰红十字会波兰国家唯一一个能代表波兰主权的机构。但他们的主要权限范围，被限制在负责关照残疾人、孤寡妇女和阵亡战士的遗孤，之所以还允许波兰红十字会在战争期间继续在波兰从事活动，那是因为，德国人不希望与国际红十字会发生冲突，因为他们仍是其成员之一。……

我同意参加代表团，并对他说，从卡廷回来后，我要将我的印象报告给波兰红十字会，并告诉我周围可信赖的波兰人。临离开他那里时，我警告他，在代表团中不能有《华沙新信使报》的记者，因为，无论他们写什么内容的报道，波兰公众都不会相信。他脸上露出了非常难看的苦相。……

我想听听波兰斗争派的头儿、尤里安·皮亚塞茨基的想法，因为我比较信任他，但没能找到他……我只找到了一位我在波兰国家军队中的一位好朋友，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他，并问他，我是否可以去那里实地考察一下。他回答说，他不反对我去，但此事并不太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谎言制造者的“把戏”……就让格埃特尔去吧——告诉他——别被德国人骗了。

华沙

一九四三年四月

《德国通讯社海通社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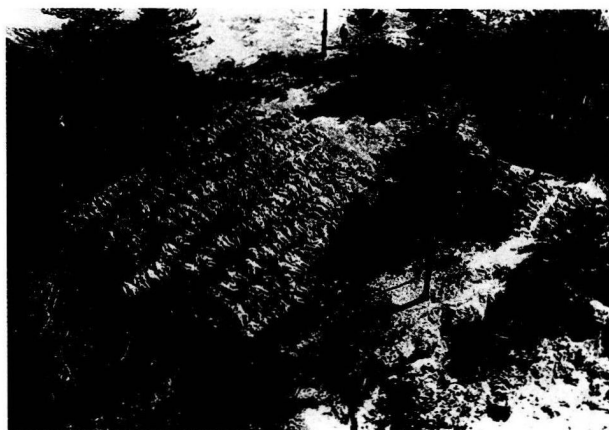
从斯摩棱斯克获知，当地居民向德国当局指认了布尔什维克秘密集体大屠杀的地点，在那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杀害了一万名波兰军官。德国当局到达羊山^①，那里是苏联的疗养胜地，距离斯摩棱斯克西部十六公里，这个发现令人感到十分恐怖。那里有一个深沟，长二十八米，宽十六米，里面有三千多具波兰军官的尸体，被堆积成十二层。所有人都身穿军装，部分人双手被缚，所有的人都是被手枪子弹从后脑打穿。尸体辨认工作将不会很难，由于土质问题，所有的尸体已经干化，同时还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个人证件。今天已经确定，在被害的人中，有来自波兰卢布林的将军斯莫拉文斯基。

最早，这些军官被关在奥廖尔附近的科杰尔斯克，一九四〇年二月至三月，他们被闷罐车拉到斯摩棱斯克，然后又用卡车把他们从斯摩棱斯克押解到科索格尔，在那里，布尔什维克将他们全部枪杀。寻找和挖掘新的墓坑的工作还在进行。在已经挖开的墓坑中又发现了新的土层。经过清点，被害军官一万人，基本符合被布尔什维克抓捕和关押的波兰军官的总人数。

柏林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

^①羊山属于卡廷森林的一部分。——译者注



一九四三年春 卡廷 挖掘出的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

波兰卡片中心提供照片



一九四三年春 卡廷 挖掘出的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

卡廷博物馆提供照片

第三帝国政府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正式发布了海通社的公告。这是德国围绕卡廷问题进行宣传活动的开端。

约瑟夫·戈培尔^①日记：

利用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的一万两千名波兰军官尸体这一发现，我们要以最佳方式进行反布尔什维克宣传。我们让中立的新闻记者和波兰知识分子到他们所发现的现场去。就此问题国外的反应是一片惊讶。

现在元首已经特许我们，从我们方面先在德国报刊上刊登这一悲剧性的消息。我下令，尽最大可能利用这些宣传材料。这是足够我们用几周的食粮。

柏林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四日

①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部长。——译者注

莫斯科电台播放的苏联信息局公告：

最近两到三周以来，善于进行诽谤的戈培尔分子，一直在广泛传播所谓的一九四〇年春天，苏联机构在斯摩棱斯克州对波兰军官实行大屠杀的传闻。德国法西斯无赖们在自己新编造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的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德国法西斯就此问题发表的公告，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那些波兰前战俘的悲惨命运。一九四一年夏，在红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在斯摩棱斯克西部从事建筑工作的波兰战俘和大批居住在斯摩棱斯克州的苏联公民一起落入德国法西斯刽子手的手中。

毫无疑问，现在戈培尔诽谤分子企图借助谎言诽谤掩盖希特勒恶棍们的血腥罪行。而德国人在自己捏造的卑鄙谎言中所说的、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并挖掘出大批墓坑，即戈培尔分子所说的遗骸，那是格涅兹多沃村历史上有名的“格涅兹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国的宣传对此避而不提。希特勒的专家们将这些丑陋之事编造成最大的伪证，并不顾基本事实，恶意扩散这种臆想出的所谓苏联魔鬼在一九四〇年春天杀害波兰人的谎言，以此来摆脱希特勒分子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臭名昭著的德国法西斯刽子手，他们双手沾满了数十万无辜人的鲜血，对其所占领的国家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有计划地实行屠戮，仅在波兰他们就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波兰公民——他们编造的丑陋谎言与诽谤欺骗不了任何人。希特勒刽子手们不可能逃脱正义对他们血腥罪行的惩罚。

莫斯科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

安哲伊·波布科夫斯基^①的回忆：

作为波兰人，随处都可以碰到那些对卡廷事件心存疑虑与不大相信的法国人提出的问题。因为法国人不仅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个，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宣传，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不愿意相信”的理由，他们强调，就是德国人自己杀害了这么多人。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我简单地回答道：“没有任何客观理由不相信这是俄罗斯人所为。”从一开始我就坚信，这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工作任务。

对这事我心里一点都不感到吃惊——恰恰相反，我的感觉告诉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结果是，这数月来的一堆乱麻在被慢慢解开。俄罗斯对波兰，除了种种外交谎言之外，是采取敌视态度的。……所以他們要杀害成千上万的波兰军官根本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恰恰相反，如果他们不杀害这些人反倒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他们就是要毁灭部分波兰知识分子，因为俄罗斯知道，波兰的知识分子永远也不会接受共产主义纲领。卡廷其实就是完成了他们为波兰制定的这个纲领的一部分。

巴黎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

^①作家。——译者注

《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声明》（部分）：

没有一位波兰人，在听到德国关于“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了苏联失踪的波兰军官被屠杀的集体墓坑和他们成为这一大屠杀牺牲品”的消息时不感到震惊的，这一消息已经由德国宣传机器广泛大力传播。波兰政府已于四月十五日通过自己在瑞士的代表请求国际红十字会派代表团到当地去调查此案。希望，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就此问题迅速表达自己的立场，并对此事作出解释，确定该由谁来为此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波兰政府以波兰人民的名义，反对德国人为达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宣传，同时反对德国为给自己辩护而嫁祸于人。德国这种伪装愤怒的宣传在全世界面前不可能掩盖自己对波兰人民再次犯下的和正在犯下的残酷罪行。……

波兰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与德国人的斗争中承受着非人的痛苦，因此德国人无权说自己是在维护基督教和欧洲文化。波兰战士和公民的鲜血，不管洒在哪里，都将唤起自由世界人民良心的觉醒。波兰政府谴责一切对波兰公民犯下的罪行。任何对波兰人民和波兰国家犯下罪行的人都无权利用这些受害者玩弄政治游戏。

伦敦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

马里安·库凯尔将军^①声明：

我们已经习惯了德国宣传的谎言，我们很清楚他们利用最近的发现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但是，就德国人详细报道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数千名波兰军官尸体一事，以及他们发表的严正声明说，是苏联人在一九四〇年春天杀害了这些波兰军官——有必要对挖开的集体墓坑进行调查，以便让像类似国际红十字会这样的相关国际组织加以鉴定。波兰政府已经请求上述机构派代表团去波兰战俘被杀害的地方进行调查。

伦敦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

^①波兰共和国国防部长。——译者注

苏联《真理报》社论：波兰人是希特勒的帮凶（部分）

诽谤言论在迅速蔓延。俾斯麦法西斯德国的笔墨未干，由戈培尔以及同伙臆想出的苏联机构在一九四〇年集体枪决了波兰军官一事，不仅受到了那些效忠希特勒分子走狗的支持，但令人奇怪的是，还受到了西科斯基将军和部长们的支持。……我们认为，波兰的部门非常清楚，德国的宣传臭名远扬，早已经打破了所有挑衅式谎言的记录。……

希特勒刽子手们卑鄙的谎言有他们非常具体的目的——即抹去一切可怕的、罪恶的痕迹，掩盖自己所有血腥的罪行。……

波兰国防部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的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即直接和公开地帮助希特勒挑衅分子们大量生产卑鄙的谎言。一切头脑健全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经历过希特勒暴政噩梦的人们，他们对这种谎言只会作呕。

波兰人民，与其他热爱自由的人民一样，永远不会原谅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刽子手们犯下的血腥罪行。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分子对波兰做了什么，希特勒是怎样践踏波兰人民的。希特勒的刽子手们有计划地屠杀了波兰人民，还送波兰人去德国做苦役。

波兰人谴责希特勒破坏波兰人民与苏联人民的兄弟情谊，苏联人民向全世界展示了英雄、勇敢和高尚的罕见的典范。而那些波兰人当中支持希特勒的谎言，并准备与屠杀波兰人民的

希特勒刽子手合作的人，将作为希特勒在种族灭绝行为上的帮凶进入历史。波兰人民将对这些帮助希特勒以波兰为敌的人嗤之以鼻。

莫斯科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

爱德华·拉钦斯基^①致亚历山大·波格莫夫^②照会（部分）：

波兰政府……与最近德国报道完全无关，从未认为，寻找失踪波兰战俘的问题已结束。当四月十五日信息局发表公告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就此问题比那时向波兰政府通报的时候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因此，我再次请大使先生向波兰政府就波兰战俘的命运以及曾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文职人员的命运提供具体和准确的消息。

只有确凿无疑的事实，才能说服波兰社会和世界人民相信，德国人用大量和具体材料所说的、他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数千具被杀害的波兰军官尸体一事是谎言。

伦敦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

①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②苏维埃驻各国流亡伦敦政府的大使。——译者注

约瑟夫·斯大林致富兰克林·罗斯福^①和温斯顿·丘吉尔^②的电报（部分）：

苏联政府认为，最近波兰政府对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所采取的做法是十分不正常的，违背了我们两国以及在同盟国关系中认同的原则和标准。……

德国报刊和波兰报刊开展的是敌对苏联的运动，而且他们的做法都一样——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证明，在同盟国的敌人、希特勒和西科尔斯基的波兰政府之间就开展敌视苏联的运动问题上有交往，并有秘密协议。……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苏联强调，目前的波兰政府走向了与希特勒政府签订秘密协议的道路上去了，在事实上断绝了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同盟关系，并且在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关系上采取了敌对立场。

莫斯科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①美国总统。——译者注

②英国首相。——译者注

《国际红十字会理事会公告》：

德国红十字会和波兰在伦敦的政府请求国际红十字会与他们一道，对德国报道的有关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的尸体进行辨认。

国际红十字会对上述两个请求已经作出回复，国际红十字会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帮助其选择中立国有关专家，但条件是，要请所有与此问题有关的各方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向各参战国发去的声明，来确认这些专家名单。

日内瓦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温斯顿·丘吉尔致约瑟夫·斯大林电：

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或者各国的其他机构在德国当局的控制下进行的所谓“调查”。这类“调查”就是欺骗，会因为受到恐吓而得出结论。（安东尼·）艾登先生今天将与西科尔斯基见面，将向其施加最大的压力，以使其拒绝对在纳粹分子保护下进行的“调查”给予任何道义上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从来不同意与德国人进行任何会谈，不同意与德国人进行任何接触，为此我们将向我们的波兰盟友施加压力。

关于西科尔斯基就上述问题有何反应，将另行给您发电报。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尽管他不是亲希特勒分子，也没有与德国人沆瀣一气，但他会受到波兰人将其推翻的威胁。波兰人民认为，他在苏联人面前没有采取足够的手段保护自己的人民。如果他下台，情况会更糟。因此我希望，您关于“断绝”关系的决定，我理解为这是最后的警告，而不是断交，至少是在还没使用所有手段时，暂时不宣布断交。

伦敦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致塔戴乌什·罗梅尔^①照会（部分）：

苏联政府认为，最近以来，波兰政府在对苏联关系上所采取的行动完全不正常，违背了我们两个盟友国家彼此关系中的一切原则和准则。

德国法西斯分子敌视苏联，他们在德国军队占领的地区斯摩棱斯克州杀害了波兰军官，但他们为此造谣生事，大搞诽谤宣传运动，波兰政府马上抓住这一时机，波兰政府报刊也以同样的方式搞报纸宣传运动。波兰政府不仅没对这种肆意编造的反对苏联的诽谤加以制止，甚至波兰政府就此问题没有向苏联政府询问或请苏联政府解释。

在对波兰军官犯下滔天罪行的同时，希特勒政权还在搞一场恶作剧，在这场恶作剧里面加进了在被占领的波兰中一些亲法西斯的元素，并加以利用，这一切都是在希特勒的紧密监控下进行的，在那里任何一个诚挚的人都是没有发言权的。

为了达到所谓“调查事件”的目的，无论是波兰政府还是希特勒政府都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请求，这个国际红十字会在独裁的恐怖条件下、在随处可见绞刑和对无辜民众大屠杀的条件下，被迫参加了由希特勒一手导演的这场喜剧调查。因此，非常清楚，背着苏联进行的这场调查，不可能让那些还有一点良心的人

^①波兰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译者注

信服。……

当苏联人民正在与希特勒德国进行浴血奋战的时刻，他们集中一切力量，为消灭俄罗斯人民和波兰人民的共同敌人，为消灭所有民主国家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敌人的时刻，波兰政府却背信弃义，与希特勒专治暴政携手并肩打击苏联。

苏联政府深知，波兰政府采取的这种敌对苏联的运动，目的是为了利用希特勒谎言诽谤，向苏联施加压力，旨在强迫苏联在领土问题上以损害苏联的乌克兰、苏联的白俄罗斯和苏联的立陶宛利益而做出让步。

所有这些情况都迫使苏联政府作出决定，目前波兰政府已经走上了与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气的道路，事实上中断了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盟友关系，并对苏联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基于这些事实，苏联政府决定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关系。

莫斯科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卡廷惨案三

**亚历山大·姆尼舍克^①关于莫洛托夫会见波兰驻莫斯科大使
塔戴乌什·罗梅尔时的记录：**

莫洛托夫（寒暄后说）：我先给大使先生宣读一下照会内容，然后转交给你。（大使看照会内容，然后翻译费力地将照会翻译成法文。在莫洛托夫委员宣读完照会之后，他想把照会递交给罗梅尔大使，大使没有伸手接照会。在这种情况下，莫洛托夫只好把照会放在大使面前的办公桌上，一直到会见结束，照会一直放在那里）。

罗梅尔：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接受有关苏联政府做出的这一决定，苏联政府将要对此负全部的和唯一的责任。因此，我不得不事先特别强调……我反对刚才宣读的照会中所定的基调和结论，我不能接受照会中完全违背事实，歪曲波兰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和意愿。举例来说，事实与照会中所说的恰恰相反，近两年来，波兰政府一直希望苏联政府对失踪波兰军官的问题做出解释的努力毫无效果。最近，就在本月二十日，也就是在看到当日塔斯社发表公告之前，就此事我方再次照会贵国大使博高莫夫。因此，我坚决抗议并反对苏联政府在照会中做出的有关决定，并拒绝将照会转交给我的政府。除非委员先生愿意请你们驻伦敦的代表博高莫夫大使间接转交此照会……我绝不

^①波兰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译者注

做此事。

莫洛托夫：这完全是大使先生自己的事，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会见结束后，罗梅尔大使起身与莫洛托夫人民委员告别时，他只是点头告辞，并未握手。

莫斯科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

温斯顿·丘吉尔致安东尼·艾登^①的信：

对波兰和我们来说，这是唯一一条安全线。您对此有何想法，请速告知我。这样病态地围绕斯摩棱斯克墓坑一事不放实在不值得，此事已经持续三年了。如果您能说服波兰人，让他们一直保持这条路线，特别重要的是，让人觉得是波兰人在这样做，而不要留给别人是我们在插手做的印象。在与波兰人的会谈中，请您向他们表明，如果波兰人希望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他们总有机会，可以重回斯摩棱斯克的历史问题上来。

伦敦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①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斯坦尼斯瓦夫·科特^①的回忆：

只有一部分人在良心上感到不安。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位英国众议员，他根本不愿意相信任何宣传。他要求把所有的原始文件拿给他看，特别是维辛斯基、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许愿将那些波兰军官释放以及将他们自由地分散到各个国家的有关文件的原件。他非常愤怒。他想在英国众议院的会议上提问题，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和伦理观念不允许他保持沉默，尽管他可能因此被指责为是一个恶劣的英国人。但他一直没有提问题的机会。这位众议员在历次会议上，都希望给他讲话的机会，他甚至一直站着，但他的努力却都白费了。大会主席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尽管他一直在积极争取发言，“但我一直没能引起大会主席的注意。”他遗憾地说。

伦敦

一九四三年 春

^①波兰共和国信息部长。——译者注

菲尔德南德·格埃特尔^①的评论：

波兰人亘古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西方的智慧和伦理，相信他们行动的正确性，可这一次他们又想错了。对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我们也同样不能理解。我们对波兰人所具有的那种理想化和自杀式的热情感到极大的震惊。因为，没有任何人会预料到，由于令人悲恸的卡廷事件，波兰与俄罗斯断绝了关系，这是波兰的所有同盟军在毁灭波兰国家问题上（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迈出的第一步，拒绝调查谁是造成卡廷事件的罪魁祸首，这本身就证明了全世界的道德贫困。

^①菲尔德南德·格埃特尔（1890—1960）波兰作家、政论家、剧作家。——译者注

一九四三年春，除了几次宣传性的考察以外，还有几个代表团考察了卡廷，其中有国际医学家委员会代表团，其组成人员为一些中立国家以及与德国同盟国家的专家，同时还有波兰红十字委员会（这是在波兰被德国占领期间唯一能够从事活动的最大的委员会之一）。

弗兰奇思·纳威尔^①在战后写的报告（部分）：

我不知道，那些接待和陪同我们的人是否是警察（盖世太保）的代表（这些人里包括翻译、秘书、记者、司机和飞行员），但有一点我敢保证，我们这些专家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我多次面对我的同事或者面对德国人说了一些“真实情况”，我认为，我还是足够大胆的。他们听了后，都感到震惊，但没有一个人为难我。就此事，我至少没有掩盖我对德国人所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的想法，因为德国人认为，他们对这些死难的军官不负有任何责任。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待了两天三夜，那里距俄罗斯前线有五十公里。无论我在卡廷还是在柏林，都是在没有任何人陪同和监督的情况下，完全自由地进行了自己的工作……我们与波兰红十字会的医生们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尸体挖掘方面与我们合作，他们在身份识别、登记死难人员名单和通知相关亲属方面负责做一些具体工作。我们相信，在这些范围内他们尽了最大的可能。

我们完全自由地对十具尸体进行了全面检验，这些尸体都是按我们的要求，在我们的人在场的情况下，从那些还没有进行研究的集体墓坑深处挖出的。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尸检报告，德国医生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

卡廷

一九四三年四月

^①瑞士国际医学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一九四三年春 卡廷 国际医师委员会成员在卡廷墓地

卡廷博物馆提供照片

尤泽夫·马茨凯维奇^①的回忆：

下了车后，我们看到了森林里的景象，这与我们那里的气候很相似……但是，森林里既没有青苔植物的潮湿味儿，也没有松柏针叶的香味儿。到处都是那种恶臭、略带甜味儿、黏糊糊烧焦了的尸体的气味。尽管那时还是严冬，寒风刺骨，但闻到那种气味时，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并突然感到脚底下绊到了什么，那是我们波兰军官深绿色的炮兵帽。……

刚开始，这种刺鼻的气味令我感到阵阵恶心，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我们经过了已经挖掘出来并被一排排摆放好的尸体旁边的一条通道，在一棵粗大的松树后面，看到了一堆刚刚挖出的湿乎乎的沙土，从那里我再往下看，景象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一个、两个、三个，那么多的尸体让人产生一种沉重和压抑的、要窒息的感觉。

请想想看，那是成千上万的，全部身穿军服的波兰军官……他们曾是智慧的花朵，民族的骑士！再往远处看，都是一层层叠压在一起的尸体。

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时刻，我不由得将眼前的一切与一整箱的沙丁鱼作比较。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

^①波兰作家、参加由德国在占领波兰期间德国行政主席组织的有个工厂代表参加的赴卡廷参加实地调查代表团成员。——译者注

着脚排得整整齐齐，露出的是挤在一起的、惨白的尸骨。有些尸骨因为被压在底部的深处，在尸骨流出的污浊的绿色粘液的水面上，根本看不到树和蓝天白云的倒影。我们低垂下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卡廷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

马里安·沃津斯基^①的报告（部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期间，在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会的帮助下，在距斯摩棱斯克西部十六公里的卡廷森林，根据我们对尸体进行的检验，我得出下列结论：

一、在八处集体墓坑中，共挖出四千一百四十三具尸体。……大多数人面部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只有一号墓坑上部的尸体被随意混乱地堆在一起。……

二、根据事实，绝大部分人都穿着波兰军官制服，同时在他们制服口袋里，还找到了在科杰尔斯克集中营接种疫苗的证明。应该承认，这些均是在一九三九年后，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集中营中波兰军官的尸体。

三、从尸体外部检查来看，可以断定，他们都是由于头部中弹，导致人体重要器官受损（子弹进入后颈）并立即死亡。……

四、子弹着点都很有规律，这一点可以证明，射击手是十分有经验的人。

……

六、在松树针叶的下面，甚至在墓坑内，还发现了很多子弹壳以及子弹，这足以证明，枪杀是在墓坑附近完成的，甚至是先将人推下事先挖好的墓坑内，然后进行射击。

^①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七、看不出在被行刑之前人们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出，在行刑之前，这些人是被其他人捆绑着押到此地，然后由专业的刽子手开枪致死。可以断定，至少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的双手是被绳子五花大绑捆在背后。由此证明，采取这种方法是为了防止有人自卫而采取反抗行为（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与此同时，在（五号墓坑内）发现，有些尸体是被他们自己的衣服蒙着头，绳子系在他们的脖颈上，双手也是被绳子五花大绑捆在背后，由此也证明，这是为了在行刑之前，防止他们出声喊叫。……

从尸体检验以及从尸体上发现的一些物品资料来分析，在目前已经被发现的七个墓坑中的人，被杀害的时间范围可以确定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四月之间。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发现的第八号墓坑中的人，被杀害的时间较晚一些，时间范围可以确定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上旬。时间判断的依据有两点。首先，从该墓坑中挖出的尸体身上的衣服来看，他们穿的大都是夏天的制服；其次，从尸体上发现的苏联报刊日期也都是一九四〇年五月上旬的报纸。

卡廷

一九四三年六月



一九四三年春 卡廷 检查尸体

卡廷博物馆提供照片

波兰共和国内务部社会处致马里安·库凯尔将军的信（部分）：

卡廷事件的报道已经持续五十天了，这些报道内容包括了描述人们最强烈的情感——人道情感、自我保护意识等，同时还涉及了一九二〇年波兰对待战俘的态度、宗教、民族自尊心、知识分子的地位、对牺牲者家属的同情等问题。但是，德国的宣传机器却不想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以便敦促他们在波兰问题上明确表态。……

尽管德国人竭尽全力从苏联招募不同民族的人作为自己在东部军队的后备力量……关于卡廷事件，尽管德国进行了大量报道，但德国人并不想招募波兰人加入德国军队的后备部队。毫无疑问，德国人十分清楚，如果他们招募波兰人加入到他们的后备部队，那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为此，为达到他们战争的目的，他们就得重新承认，波兰问题的存在。

毫无疑问，德国人知道，他们可以从卡廷事件中获利，他们也特别努力地从中获得好处。但这种利益只能在排斥波兰人参与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布尔什维克在羊山（卡廷）犯下的罪行，会影响中立国家对苏联的态度——有可能会促使这些中立国家转向支持德国寻找与西方和解的途径。在波兰，德国人从卡廷事件中是无法获得任何利益的，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波兰没有卖国贼，波兰没有给他们提供士兵、没有给他们提供工人；同时，反抗德国侵略的地下活动也从未停止，波兰也从未向德国人提供过原料

和食品。恰恰相反，波兰社会中那种捍卫自己政治利益的情绪却更加高涨，人们了解自己政府所处的困境，人们支持政府，要求政府同时对西方和东方保持警惕。

波兰人自历经一九四三年年初时的困境后，变得更加成熟了，他们违背约瑟夫·戈培尔的意愿。波兰人已经得出结论：卡廷和奥斯维辛都是同等意义上的犯罪。

伦敦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四三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投降，并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战败，在东方战线上出现了转折——苏联红军开始进行大反攻。

一九四三年二月，在莫斯科成立了波兰爱国者联盟，其成员由完全服从于斯大林的共产党员们组成。同时，在苏联建立了波兰军队，其司令为齐格蒙特·贝尔林格^①。

^①齐格蒙特·贝尔林格（1896—1980）波兰将军、政治家。二十年代初，他参加了保卫波兰独立的战争。二战中被任命为在苏联建立的波兰第一军司令。——译者注

康斯坦丁诺夫^①写给亚历山大·什切尔巴科夫^②的报告：

苏联军队已经接近了卡廷森林，此处正是一九四三年德国人向我们挑衅，在那里挖掘出波兰军官墓坑的地方。

为此，我们的军队正在距卡廷三十至五十公里处集结，以便尽快解放这一地区。目前采取此行动之目的，就是为了准备揭开德国向我们挑衅的真面具。应该成立一个由国家特别委员会代表以及调查机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并派他们去前线地区。委员会应该在我们部队收复卡廷后随即到达那里。委员会在当地要毫不迟疑地组织人员保护墓坑，搜集必要的资料，寻找证人等等。要精心地准备公布有关卡廷事件的资料，彻底揭开德国人挑衅的面具，这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莫斯科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①苏联共产党宣传鼓动部长。——译者注

②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译者注

尼古拉·布尔丹科^①致伏谢沃达·米尔库沃夫^②的信：

就下列问题，请求您给予指示和建议：您认为派哪位人民委员明天陪记者参观卡廷墓地更合适，而且更有必要。一般来说，记者们会提出很多问题，但对那些我们尚未完成的工作，有些问题很难回答。

我认为，如果派（谢尔盖）克莱西尼科夫同志去回答问题可能更令委员部的人们感到满意。此外，他作为红十字会主席对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更有经验。

莫斯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①特别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译者注

《特别委员会^①公告》(部分):

根据特别委员会掌握的所有资料,可以得出下列确凿无疑的结论:

一、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西部的三个战俘营中的所有波兰战俘,在(德-苏)战争爆发前,包括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国占领军进占斯摩棱斯克时,他们都在那里修建公路。

二、一九四一年秋,德国占领军当局在卡廷森林对被关押在上述三个集中营中的波兰战俘实行了集体大屠杀。

.....

四、因为在一九四三年年初,无论是战争形势还是政治形势对德国人来说都十分不利。因此,德国当局为掩盖自己的罪行,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措施,他们企图将一切都强加给苏联政府,以此来挑拨苏联和波兰的关系。

五、为达到此目的:

(一)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借助说服、企图利用收买、威胁以及野蛮欺骗等手段,竭力想在苏联公民中找到“目击者”,为他们提供伪证词,证明波兰战俘是在一九四〇年春被苏联政府当局枪杀的。

(二)德国占领当局在一九四三年春将他们在别处枪杀的波

^①又称布尔丹科委员会。——译者注

兰战俘尸体，抛至在卡廷森林事先挖好的墓坑内，目的在于消除其战争犯罪的痕迹，并试图增加在卡廷森林“由布尔什维克鬼子杀害”波兰战俘的人数。

（三）德国占领当局为了准备向苏联挑衅，他们利用五百名俄罗斯战俘，在卡廷森林挖开墓坑，从那里取走了暴露他们罪行的资料和物证，完成这些任务后，德国人将这些俄罗斯战俘全部枪毙。

.....

八、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在卡廷森林杀害波兰战俘后，随后实施了自己谴责斯拉夫民族的政策。

莫斯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四年一月 斯摩棱斯克 布尔丹科委员会提审证人
亚历山大·帕米亚特尼赫收藏照片

塔戴乌什·皮欧罗^①的报告（部分）：

我在贝尔林格将军领导的第一旅，即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炮兵部队中担任指挥……这一地区前线暂无战事，所以德波双方的部队都暂时驻扎在挖好的战壕中。在此期间，苏联当局决定，在卡廷森林举行隆重的葬礼，以悼念在一九四一年秋被德国人杀害——根据他们的正式声明——并埋葬在公墓里的波兰军官。……

我们步行走到一块不大的空地，在那里可以看见刚刚培好土的一个巨大的公墓，上面有一个用雪堆成的鹰和“向一九四一年的殉难者致敬”的字样。在公墓中间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木制十字架。……

在弥撒的过程中，我趁机到环绕在公墓的森林里去散步。随处可见被白雪覆盖着的青苔上，还有皮靴踩踏的脚印，那里是被践踏的皱皱巴巴的一块块波兰军官的皮带，锈蚀了的带有鹰的徽章，发了霉的、血迹斑斑的军帽后沿。……还看见很多折断了的绳子以及铁丝。那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想去附近的村庄看看，从村民中了解更多有关在科索科尔发生的事件的情况。结果根本没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在森林的每一个出口处都有内务人民委员部设在那里的固定岗哨把守，只有一条路是通的，就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进来的那条路。

卡廷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

^①波兰第一军战士。——译者注

万达·瓦西莱夫斯卡^①为《自由波兰》报刊撰写的文章（部分）：

卡廷的墓坑被挖开了。墓坑在向全世界大声呐喊、大声呼叫。资料证明，是德国人用他们的子弹打穿了战俘的头颅。到处都在说，德国人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德国人卑鄙恶劣。……卡廷森林的鲜血在大地、急迫地呼唤我们。卡廷森林的鲜血呼吁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去报仇雪恨。你们听听这个声音吧，这是我们军团战士的呼声……当你们向西部进军时，当你们痛打敌人的胸脯时，你们一定要咬牙切齿地对自己说：为保卫华沙、为保卫维斯特普拉特、为保卫库特诺而战，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再加上一句——为保卫卡廷而战！

莫斯科

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

^①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译者注

一九四四年一月，红军跨越了战前波兰的边界。七月，在莫斯科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并借助苏联的帮助，开始对波兰进行控制。

在有大国首脑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和波茨坦会议（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八月）上，会议决定把中东欧国家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在波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独裁统治。

布尔丹科委员会为卡廷惨案的历史“制定”的谎言基调，成了各国必须统一使用的口径。然而，与这种谎言的抗争——就成了反对派从事活动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部分）：

解放的时刻到来了。波兰军队与红军一起跨过了布格河。波兰战士在自己祖国的大地上战斗。白红两色的国旗又重新飘扬在波兰伤痕累累的大地上。

波兰人民热烈欢迎人民军队的战士，同时欢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土地上建立的波兰军队的战士。我们要在一起，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战斗，我们同在一面军旗下。

全体波兰战士，为了祖国的荣誉统一在同一支波兰军队中，在共同的军队统帅领导下，与胜利的红军一道，为国家的解放继续进行斗争。……

流亡伦敦的“政府”及其在国内的代表自诩是国家的政府，其实他们是非法的。他们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建立在非法的法西斯宪法基础上的“政府”。这个“政府”阻挠我们与希特勒占领者的斗争，并以自己轻率作出的决策将波兰推向了新的灾难。在这波兰获得解放的时刻，在我们与红军同盟一起战斗的时刻，在波兰军队与红军一起把侵略者赶出我们国家的时刻，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政权，以使其领导波兰人民走向完全的解放。……

波兰军队与红军的友谊是建立在兄弟般战斗情谊基础上开展的合作，一定能在战后形成坚不可摧的同盟和邻国间的协同一致。波兰民族委员会选出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意，要通过

互相协商的途径确定波-苏边界。东部边界应该成为邻国友好之边界，而不应该成为我们两个邻国之间的分割线，应该根据下列原则确定：大多数波兰人居住的土地，归属波兰；大多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人居住的土地，归属苏联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

莫斯科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约翰·肯南^①接受记者采访（部分）：

英国人从来不能理解，我们的人也完全不能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波兰采取的各种做法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波兰政府是一个傀儡政府，是受警察指挥的政府。……俄罗斯人在政治上并没有很自信。他们担心，有可能在卡廷问题上和在流放波兰人的问题上爆出丑闻。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他们非常担心的事，同时也是一件起着决定作用的事。所以，俄罗斯人绝对不能允许，在波兰成立一个这样的政府，担心他们今后会把这些事件捅出去。……苏联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在波兰保护自己的利益。问题是：谁能站在波兰人的立场上出面说话，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苏联领导人当然希望得到保证，这是反映莫斯科立场的声音。

^①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译者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委员会给纽伦堡审判^①罗曼·鲁丹科^②的指令（部分）：

鉴于三月十二日法庭的决定，你应以起诉人的名义，向法庭提出下列书面建议，内容如下：

三月十二日，法庭同意被告戈林的辩护人斯塔马尔博士的请求，要求传唤目击者，以便否认对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对被关押的波兰军官实施的集体大屠杀的指控。

对被告人的上述指控，早已被苏联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军官情况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得以证实。

根据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第二十一条规定，法庭必须对政府的官方文件和联合国的报告采取司法认知，包括在同盟国成立的调查战争罪行的委员会的法案和文件，以及联合国的军事和其他法庭的记录和调查结果。

法庭的上述决定明显违背了宪章中这一条款的规定。

因此，按照宪章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必须毫无疑问地认可苏联方面提出的报告。

法庭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只有四方政府互相达成协议

①主要审判纳粹德国主要首领。——译者注

②罗曼·鲁丹科（1953—1981）苏联首席起诉人，曾任苏联最高检察长，在纽伦堡法庭上是代表苏联的审判官。——译者注

议，才能对宪章的某些规定进行修改。……

此问题对整个审判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但是，法庭……却实行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审判程序。因为这会给辩护人以要求提供更多证人为借口，无限期延长审判的可能性。因此要严格按照宪章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审判。

莫斯科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委员会就纽伦堡审判问题的
会议记录（部分）：**

一、准备让保加利亚证人出庭作证。为此，要派我们的代表去保加利亚出差。此事由阿巴库莫夫同志（维克多，反间谍总局领导）负责。

二、要准备让三至五名证人和两名医学专家……此事仍由阿巴库莫夫同志负责。

三、要准备让波兰的证人作证并让其提供证词……

四、准备好在尸体上找到的原始文件，以及有医生出具的尸体检验报告。此事仍由阿巴库莫夫同志负责。

五、准备有关卡廷的纪录片。……

六、阿巴库莫夫同志负责准备寻找参与卡廷屠杀的德国目击者出庭作证。

莫斯科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奥托·斯塔马尔^①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

我想提一个问题，起诉人是否能证明……指控？对我的提问，你们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被告人并没有犯下那些被指控内容的罪行。……

阿赫兰斯上校，就是在苏联的起诉书中说的那位阿赫兰斯少校，不能指控其为卡廷屠杀的刽子手。因为按照苏联的说法，卡廷大屠杀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但阿赫兰斯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才接手五三七工程团的领导职务。……

作为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三个战俘营中的波兰战俘落入德国人手中一事……如果事实上确有此事，那么，有关此事一定会向中央集团军报告。但根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报告……况且考虑到这批战俘人数众多，绝对不可能有任何负责此事的人忘记向上级报告……

证人马尔科夫教授（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对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报告的意见。现在他改口说，其实在那个时候，依据他个人进行的尸体检验的分析，他就不认同波兰战俘是在一九四〇年三月至四月期间被杀害的结论。鉴于此，他的证词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并产生疑问。……证人没有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他不同意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的报告内容，当时，他为什么

^①赫尔曼·戈林的辩护人。——译者注

么没有拒绝签名，甚至后来也没有注意到委员会其他专家与自己实际的科学结论不符。……

我需要说的是，法庭的任务一定要确定，真是德国人在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之后，杀害了一万一千名波兰军官吗？也就是说，这事完全是德国人所为。但起诉人没能证明这一点。因此，这一指控不能成立。

纽伦堡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

爱丽丝·帕泰-格拉波夫斯卡^①的回忆：

我们只收到了一封、也是唯一一封父亲（卡奇米日·格拉波夫斯基）的来信。那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寄自科杰尔斯克的信，我们是在几周之后，才收到他这封来信的。……

这封信伴随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这使我们相信，父亲还活着。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当德国人在进行了尸体检验之后，公布了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廷森林杀害的波兰军官的名单时，我们仍不愿相信父亲已经死了……

一九四八年，妈妈开始申请领取抚恤金。那时她听说，她必须提供父亲的有关证件。在华沙莱士诺区地方法院，妈妈把能拿出的资料全都提供给了法院，其中包括对她来说最珍贵的纪念物：在华沙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丈夫从卡廷寄给她的信和他的照片。他们承诺，一周后就将这些东西还给她。一周后，他们要她再去那里，后来是两周后让她去，再后来就让她一个月后再去那里，结果有一次，他们对妈妈说：“你要用锁把嘴封上。”……丈夫留给她的最后纪念物没有了下落……

她也没有领到抚恤金。为此她收到一份文件说，她丈夫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自然死亡，因为连续五年没有工作，所以不能给家属发放抚恤金。

①卡廷被害人女儿。——译者注

《罗兹省法庭判决书》（部分）：

法庭根据证人的证词……特宣判如下：被告人佐菲亚·德沃尔尼克不止一次地在言谈话语中批评苏联，并表示出对现实的不满……她曾说，波兰军官在卡廷被杀害是苏联所为，一九三九年苏联占领了波兰，因此导致波兰在九月的惨败……必须指出的是，被告人是知识女性，她应该清楚，她所散布的都是虚假消息……被告人反对波兰与苏联和平友好相处，严重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友好……

法院在量刑时考虑到：尽管被告人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尽管被告人拒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考虑到被告人对自己的错误言行没有任何认识，并因其错误言行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法院判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

罗兹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波兰政府声明》（部分）：

数月来，美国宣传机器试图大力宣扬美国国会卡廷事件特别委员会开会的情况。声称他们对参加这场闹剧感兴趣，并为此事开展了一场运动，其挑衅的目的十分明显，这是美国政府为准备侵略战争进行宣传活动的组成部分……

成立“特别委员会”之时，美国国会正好也宣布拨款一亿美元，用于在波兰从事阴谋破坏和间谍活动。因此，这是美国对波兰采取罪恶活动、反对世界和平计划的一部分。

在卡廷，数千名波兰军官和战士被残害致死，这是希特勒刽子手们犯罪的证明，希特勒刽子手们不仅在卡廷，同时在波兰和苏联其他地方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卡廷惨案是希特勒种族灭绝行为的罪证，而今天，美国当局却释放德国罪犯，让他们与波兰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而准备发动新的战争。……

波兰人民深恶痛绝地看着美国统治集团试图握着从戈培尔那里继承来的有毒武器，试图抹杀希特勒罪行的一切痕迹，试图激起波兰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痛恨。是苏联人民肩负起重大的责任，为彻底消灭希特勒主义分子奋勇斗争。……

波兰政府和人民坚决谴责美国的这一挑衅行为，这种行为就是与热爱和平的国家为敌，就是与那些饱受希特勒侵略和蹂躏之苦的人民为敌。

华沙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博莱斯瓦夫·沃伊奇茨基^①在《卡廷真相》一书中写道：

从所谓的美国国会卡廷事件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来看，这整个就是一件滑稽卑鄙的事情，就是一个弥天大谎，完全是一个巨大的谎言，用一些所谓的“自首的见证人”作证词，致使整个卡廷惨案失去了应有的分量。

这就是出现在法庭上的那个“自首的见证人”的秘密——头戴脏兮兮的用枕头套做的头套面具，他只露出眼睛和嘴，穿着很像美国三 K 党成员的衣服。……

这个滑稽的“自首的见证人”关于卡廷问题的回答，都是一些臆想出来的、一臭千里的谎言。这些三 K 党在美国国会卡廷事件特别委员会“卡廷大厅”里举行的仪式所显示出的气氛，都不是偶然的现象。

这简直就是希特勒主义与美国法西斯主义臭味相投的产物。……

为希特勒种族灭绝主义者——如今他们是华盛顿最忠实的盟友与合作者——进行“道德”平反，就是“德意志国防军”在美国的复活，这对在朝鲜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美国来说是必要的，当然也是急需的。

怎样才能在意形态和心理上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主义洗清他们的罪过？……

^①记者。——译者注

——当然要这样！美国“战争心理学家”这样大喊道。

——这就是等待了多年的卡廷！……戈培尔在自己当政时，就抓住了卡廷问题紧紧不放，为此进行挑衅，他依靠的就是那些所谓的以伏拉迪斯瓦夫·安戴尔斯^①为首的“爱国”叛徒集团！

华沙

一九五二年

^①伏拉迪斯瓦夫·安戴尔斯（1892—1970），波兰流亡伦敦政府军队将领。——译者注

美国调查研究卡廷森林大屠杀事实、证据以及环境特别委员会报告结论（部分）：

委员会得出结论，在二战结束之前，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遗憾的是，在政府和军界的高层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绪，即相信军界要求背叛同盟，并且违反我们的原则，以便防止苏联与德国希特勒之间单独签订和平协议。

对委员会来说，有一点不太清楚，即这种情绪甚至延续到二战结束之后。大多数目击者都承认，如果那时能像现在这样了解苏联所做的事情，那么很可能在那时，我们就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由于不了解当时存在的危险，美国采取了满足克林姆林宫领导层的政策，我们的政府违背自己的意愿，不仅促进了克林姆林宫政权的巩固，而且还给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带来了威胁。

……

委员会一致要求，众议院接受委员会的报告，并就下列问题通过决议：

一、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转交委员会提供的目击者证词、物证和报告；

二、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介绍卡廷事件；

三、向联合国提交提案，建议联合国采取相关措施，旨在

提请国际公正法庭，谴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卡廷犯下的罪行，其罪行严重侵犯了由世界各文明国家一致认同的法律原则；

四、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要求成立有关对其他各类大屠杀和反人类犯罪行为的调查委员会。

华盛顿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弗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①与青年代表团会见时的讲话（部分）：

关于“卡廷问题”，先是德国委员会调查，后来是苏联委员会调查，之后又是纽伦堡审判，但都不了了之。再后来美利坚合众国又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认为，苏联要为此承担一切责任。而现在，你们要求我作出明确表态。我能表达什么样的立场？在这里，无论是党还是政府对此都不能表态。如果我自己手里有那些经过调查的事实根据，那我就毫不犹豫地会对苏联说：斯大林犯下了这么多的罪行，请你们承认，并希望你们为促进和巩固两国之间的友谊做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只凭着猜想……此外，甚至我们可能已经确定了这是事实，并已经为此得出结论，就像美国委员会得出的结论那样，苏联当局是这一罪行的罪魁祸首，但这对我们，在我们两国关系中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这难道不是给我们和苏联人头戴的荆棘皇冠上再加新刺吗，这样做有必要、明智吗？没有这样的必要，同时这样做也不明智。我们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不会走出带有示威性质的第一步。

华沙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①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译者注

亚历山大·谢列平^①给赫鲁晓夫^②的秘密报告：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馆，保存着自一九四〇年以来的一些行动案卷，以及当年处决波兰被俘军官、宪兵、警察、定居者、地主等波兰资产阶级的一些材料。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被处决总人数为两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其中四千四百二十一人为被关押在卡廷森林（斯摩棱斯克州）的战俘，三千八百二十人为被关押在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的战俘，六千三百一十一人为被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加里宁州）集中营的战俘，还有七千三百零五人为被关押在其他集中营和乌克兰西部以及白俄罗斯西部监狱中的战俘。

枪毙上述人员的整个行动都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作出的决定进行的。上述这些人全部都被处以极刑，根据上述行动案件记录，这些人都是在一九三九年战争中被拘留的战俘。自一九四〇年执行上述行动以后，与此事有关的所有信息均未向外界透露，处决两万一千八百七十五人的卷宗均保存在被铅封的专门房间中。

从苏联机构的角度来看，这些档案资料既无利用价值，也无任何历史价值，也不可能对波兰朋友有实际价值。甚至相反，任

①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译者注

何始料不及与偶然性，都可能导致泄露我们采取这些行动的秘密，给我们国家带来种种不良后果。更何况，根据苏联政府建议而成立的“调查和研究在卡廷森林屠杀被俘波兰军官专门委员会”，关于在卡廷森林处决波兰军官一事，该委员会已经于一九四四年得出正式结论。

根据这一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所有上述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人都是德国占领者所为。有关在这一时期的调查报告都刊登在苏联和国外的报刊上。委员会作出的结论早已为国际社会所了解。

鉴于这一点，建议全部销毁与一九四〇年执行上述行动有关的卷宗。

莫斯科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

苏联政府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伦敦大使的指示：

请你根据本指示的内容去拜会外交大臣，并声明如下：

苏联政府已经提请大不列颠政府注意，英国试图进行广泛的反苏联运动，围绕早已经被揭穿的戈培尔在卡廷事件上编造的谎言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就此问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召见了大不列颠驻莫斯科大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并强调，某些人建议在伦敦为卡廷死难者修建纪念碑一事，令苏联感到非常气愤。

根据英国报刊登载的各种文章来看，就修建“纪念碑”而挑起的挑衅活动至今仍未停止。根据这些具体消息，伦敦肯辛顿-切尔西区政府怎么能允许在自己的区里，在圣玛田教堂旁边修建这种“纪念碑”，怎么能批准修建“纪念碑”的草案？特别是在即将修建的“纪念碑”上碑文的内容——根据报道——更令苏联政府感到气愤。这种卑鄙的手段完全违背了卡廷悲剧的真相，再现了二战中法西斯的历史谎言，以此掩盖全世界人民都非常清楚的盖世太保的血腥罪行。

英国政府就此问题采取的态度，与其希望改善与苏联政府关系的要求背道而驰。莫斯科期待着英国政府采取相关措施，结束围绕在伦敦建立所谓的卡廷殉难者“纪念碑”的反苏运动。

莫斯科

一九七三年三月

波兰报刊、书籍和艺术监督总局（预先书报检查）的指示（部分）：

应根据下列标准，评价有关波兰军官在卡廷死亡的材料：

.....

五、不允许有任何揭露苏联对波兰军官在卡廷死亡事件负责的企图。

六、在科学论文、回忆录和传记中允许写：“在卡廷被希特勒杀害”、“在卡廷死亡”、“在卡廷被打死”等字句。但在写“在卡廷被打死”这句话时，应该附上死亡时间，但死亡时间只能写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以后。

七、在描述一九三九年被苏联红军关押的波兰战士和军官时，不能用“战俘”这个字眼。正确的用词是“被拘留”。可以使用集中营的名称：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波兰军官开始是被拘留在那里，后被希特勒分子在卡廷森林处决。

八、为卡廷死难者在教堂举行弥撒、需要在报刊上刊登讣告、张贴讣告或者通知等，为卡廷死难者举行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等需要发通知，均应获得领导的批准。

对本规定中没有包括的内容提出疑问时，必须以书面形式请示波兰报刊、书籍和艺术监督总局领导。

本规定只限于书报检查官使用。一旦有人违反该规定，书报检查官在提醒其时，绝对不得提及本文件的存在。

华沙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部分）：

.....

二、同意与波兰朋友就反对西方宣传机构关于所谓的“卡廷问题”的宣传进行磋商而采取共同措施，此事责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会商办理。

必须承认，在此问题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必须紧密协调，采取一致措施，旨在反对和制止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行为，以及反对和制止在西方就卡廷问题开展的运动。

从我方来讲，没有必要就此问题发表任何正式声明和讲话，以防敌对势力利用此问题，达到反苏目的而与我进行辩论。

.....

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要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官加强联系，共同抵制利用卡廷问题削弱波-苏之间友谊的挑衅行为。.....

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克格勃必须通过非正式渠道让有关西方政府官员明白，这种再次利用反苏谎言的行为，将被苏联政府认为，这是他们为恶化国际形势而对苏联政府进行的公开挑衅。

莫斯科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韩卡·希维耶热夫斯卡在移民杂志《波兰思想》上发表的文章：

在华沙波翁斯卡公墓的一些并不起眼的墓碑周围，常常摆放着鲜花和花圈。墓碑是无声的。上面没有任何碑文。但是，我们的众多同胞都会手持鲜花走向墓碑，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悼念谁。他们非常怀念它，给它关爱，就像关爱自己亲人的墓碑。

现在，在伦敦的肯拿士贝利公墓矗立着一座与它一样的墓碑。可能比它略大一些，更显眼一些，因为它不需要掩饰。但它并不是无声的，因为上边写着：卡廷一九四〇。

尽管它没说什么，但它在向全世界呐喊、呼叫。这座墓碑矗立在这里，尽管有些超级大国极力反对，使用种种手段阻止这座墓碑的建立，但它已经成为真理不可抗拒的证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拥有众多朋友，人们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让它站在这里，发出真理的声音。……

当覆盖在肯拿士贝利公墓的卡廷尖顶墓碑上的红旗徐徐下落之后，在全世界人们眼里，此事就再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小小的墓地仅仅能让人缅怀数千人。但是电视和报刊却让远离这个国家的人们见证了这一重要的时刻，他们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揭露了莫斯科厚颜无耻阻止建立这个墓碑的卑鄙行为，同时也揭露了工党政府对此表现出的那种心胸狭窄的作为。在这块墓地上，缺少了心胸狭窄的英国政府的军服，因为他们禁止现役军官参加这一正式揭幕仪式。但幸运的是——在自由世界——并不

缺少对他们指名道姓的指责和批评，人们谴责他们不允许人们去缅怀死难者的行为。

英国的各大主要报纸都刊登了墓碑的照片，碑文上“卡廷一九四〇”的简洁文字在明显地呼唤：谁之罪。墓碑的尖顶外形，象征着指向苏联的“控告的手指”。

伦敦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

波兰格但斯克地下青年组织报纸《兄弟情谊》刊登的一篇未署名文章（部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羊山的疗养所周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松树在这里生长得十分茂盛而且一眼望不到边。……这里的大门紧闭，但是在这扇大门的右边往左一点有一个隐蔽的小门，那扇小门有时会开着。……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疗养院，没有一个写有通知的黑板，也没有任何写着“此处有被杀害的波兰军官墓地”的牌子。在这方圆数百公里的地方，你找不到任何有关消息的牌子。我也怀疑，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遇到的住在这里的苏联人会告诉你，他知道有关信息。因为如果他能告诉你，那就意味着，他会失去自己所拥有的最后一点点可怜的自由。

但是你也能找到敢冒风险的人。他们就是我在莫斯科的朋友，他们驱车把我送到这里。我穿上苏联式的衬衣，西装上衣和裤子和鞋。我事先在莫斯科的商店里买了顶帽子。甚至连我的袜子，都是在莫斯科买的。我随身也没带任何证件。……

我们把车停在离内务人民委员部疗养院较远的地方。这是一个仲夏的午后，路上能看到一些在森林附近采蘑菇的人。……小心，千万不要东张西望，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跟随着这些采蘑菇的人，顺着林间小路走到树木繁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疗养院，然后快步走到大门旁边的那扇小门旁。我抓住门柄，看了一下，

小门没上锁。我打开这扇小门，手里拿着一束用苏联报纸《消息报》卷着的红白相间的石竹花，进到了里面。……

我正站在卡廷，这片土地对波兰人来说神圣的，之所以说它神圣，那是因为，在这个非人道的、谎言漫天的罪恶国家里，这里是波兰人殉难的象征。

因为无法瞒住卡廷惨案这一事实，苏联政府编造了一种所谓正式的说法，那就是德国希特勒是制造卡廷惨案的罪魁祸首。因此，在这里还开发了一个像墓地的地方。这是一个长三十米，宽二十米，用石块堆砌起来的长方形墓地。在这块地方的四周也都是松树。那里有一块用长条砖砌起来的矮墙，上面用俄文和波兰文写着“向法西斯的牺牲品——一九四一年被希特勒分子枪杀的波兰军官——致敬”。

在共产主义的历史教科书和出版物上是找不到卡廷这个名词的。战后，无论是在华沙出版的百科大词典中，还是在其他百科全书中，甚至在军事百科全书中都找不到卡廷这个词条。

卡廷罪行不能完全揭露，因为它被刻意掩盖，因而变得令人迷惑不解。为了迷惑人们，他们还选择了一个距明斯克大约四十公里的小村庄，沿这条路再走不远就是维捷布斯克^①。这座小村的名字叫查廷，德国人烧毁了这个小村庄，杀死了部分村民，就像他们在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杀死那里的人一样。查廷用英语写就是“Khatyn”。它与卡廷（Katyn）的拼写没什么太大区别……

①维捷布斯克：临近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边界处一座城市。——译者注

因此，苏联人把这个离卡廷西部有二百五十公里远的查廷，变成了苏联的一个伟大的殉教中心。于是，这个小村庄变成了一个象征，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和令人激动的中心。这个中心用各种语言印制了小册子，吸引了数百万旅游者和各国政府高级代表团前来参观。（这一切）使人相信，他们所到之处就是卡廷神话的一部分，在那里他们隆重地纪念了被杀害的波兰人。在尼克松执政时期，他也到过这个地方参观访问……

通往查廷的路修得很漂亮，而且路况很好。在距离查廷还有数公里的公路上，远远就能看见矗立着一个巨大牌子，它告知前来旅游的人们，这里离小村庄已经不远了。甚至在公路旁还挖了井，修建了公共汽车站，以这种表面的手段显示这里既卫生，又很好。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三十二名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声明，题为：《你后悔地看看自己吧》：

在这值得纪念的、对波兰人来说痛苦的日子里，我们这些捍卫法律的苏联人，想再一次向我们的波兰朋友保证，包括向全体波兰人保证，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从未忘记，也不会忘记，我们国家的政府机构应该对卡廷惨案负有罪责。

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奋起谴责那些参与这一悲剧的刽子手和对殉难者表示同情的那一天离我们不远了。

巴黎

一九八〇年四月

在卡廷惨案发生四十周年之际，波兰反对派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发表的声明（部分）：

苏联宣传制造的可悲谎言，企图摆脱自己对卡廷惨案应付的责任，而指责是希特勒分子所为……很少会有人相信这一谎言。制造卡廷惨案的罪犯至今仍未得到直接和间接的惩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未对此进行调查。

人们对种族灭绝大屠杀责任的追究至今仍未中止。其中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内的其他附属国政府也在继续追究希特勒分子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要求全体波兰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无论谁是卡廷惨案的元凶，罪行就是罪行，其罪行一定要被揭穿，罪犯也应该受到惩罚。

我们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提出我们的要求。……波兰共和国当权者不仅不愿意揭露苏联在卡廷所犯的罪行，不愿意揭露苏联实施的种族灭绝种种罪行的真相，恰恰相反，还镇压那些提出这种要求的人们和那些对殉难者表示敬意的人们。波兰共和国政府的镇压不但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相反的是，他们在公众面前暴露了自己，证实了他们不敢承认事实的态度。

我们相信，揭露和惩罚斯大林分子的罪行对波兰公民来说，是在向维护波兰和苏联人民，以及那些受苏联帝国统治的其他各国人民的友好兄弟关系上走出的重要一步。最近，有一些要求民

主和人权以及公民权的战斗者们，发表了非常感人的讲话，他们这些人中大多数是苏联人或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他们的讲话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认为，那些战斗者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的要求与我们一样，即彻底揭露卡特事件真相。为此，我们感谢他们，并坚信让世人知道这一事实真相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令人相信，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真正的、诚挚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将会有良好的前景，并能在将来得到普遍发展。

华沙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

在卡廷惨案发生四十周年之际，波兰反对派组织保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发表的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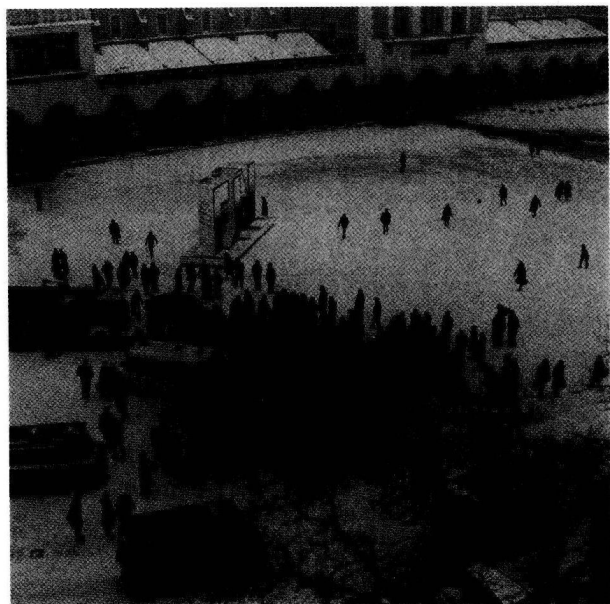
尽管当局受命对卡廷事件保持沉默，但波兰人民却不会忘记卡廷。不会忘记那些被无辜杀害的人们，不会忘记那些缴械后被枪杀的战士。不会忘记因为企图忽略肇事者罪行，至今仍在维持不人道的制度，并以该制度为名而犯罪的行为。

卡廷事件作为对人的蔑视，不仅是要消灭我们波兰人，也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的卑鄙。所以，我们不断提出要求，要彻底揭露这一种族灭绝的行径，并将刽子手送上正义的法庭。对纳粹分子的罪行要进行正义的审判，但也应该对纳粹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行进行同样的审判。

在华沙波翁斯卡公墓里，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卡廷纪念碑上，有数千只蜡烛在燃烧。这表明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值卡廷事件四十周年之际，在克拉科夫古城广场上，点燃了“活生生”的蜡烛（瓦兰迪·巴迪拉克在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为抗议在卡廷事件上的谎言将自己点燃）。这一悲剧性的抗议行动，不仅是为了反对四十年前在非人道的大地上实行的大屠杀，而且也是为了反对那些自称是波兰人的人们，他们尊崇的是外国的罪犯，而不是波兰的受害者。

华沙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波兰克拉科夫城广场 巴迪拉克为
反对“卡廷谎言”而自焚

安哲伊·马利克提供照片



一九八〇 / 一九八一年九月 华沙 在波翁斯卡公墓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卡廷基地上的“团结工会”反对派的标语，上面写着：“1940 卡廷”、“科杰尔斯基”、“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基”

波兰卡片中心提供照片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华沙 写有“卡特”和“1940”字样的纪念碑 这是卡特事件调查委员会持不同政见者在波翁斯卡公墓上竖立的纪念碑

斯泰凡·迈拉克^①的讲话（部分）：

迄今为止，这块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摆放着一些木制或者铁制的十字架，这就是我们在波翁斯卡公墓祭奠的地方——我们把这块地方称为卡廷谷——就在那座胜利者光荣的纪念碑旁边。遗憾的是，我们刚摆上一些表示纪念死难者的标志，等我们再回到此地时，那些标志就没有了，像樟脑一样挥发了，那些标志被一些恶棍们折断和破坏。……

我们这个委员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悼念死难者制作一个结实的十字架，让它不那么容易被毁，让大家知道，首都华沙记着那些英勇牺牲的英雄们。……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这个十字架终于矗立在了卡廷谷。那天是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当我们建好了这个纪念碑，我们在旁边……离这里五米远的旗杆上，升起了红白两色的国旗，并高唱东布罗夫斯基的《马祖尔曲》（波兰国歌）和《上帝保佑波兰》的歌曲。我们决定，在当天圣约翰教堂举行完弥撒后……由我通知大家，被屠杀的战俘有了自己的纪念碑。这事就这样完成了。……

第二天我又去了公墓，我记得那时是上午十点左右，我看见在卡廷谷周围，在胜利者光荣的纪念碑周围，围着数百人，我根本挤不进去，只听见有人说，有一个十字架……我看不见十字

^①卡廷地下委员会共同创始人。——译者注

架……我当时想，啊，一定是把十字架弄倒了。我走近一瞧，那里连十字架的影子都没有了，完全不见了，水泥板也不见了……根据俄罗斯大使的指示，安全机构的恶棍在夜里用重型设备将——我们是后来才得知这一切的——这个纪念碑破坏后，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

华沙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至八月一日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开始广泛推行他的新思维，目的是想挽救正在走向崩溃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波—苏关系及历史方面也就开始有了变化。

波-苏关于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的宣言：

苏联共产党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分重视就两国、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在双方历史关系方面进行的共同研究工作。在两国关系中不能存在“空白点”。波兰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之间世代代存在的交往关系要求对其进行深刻的评价。在两国关系中，所有的事件，包括悲剧事件在内，都应得到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的、符合目前知识状况的、客观准确的解释。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我们两党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也要谴责阻碍我们友谊的行为。

历史不应该成为意识形态诡计多端的产物，也不能成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借口。在此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我们要为未来，为进一步发展波-苏友谊共同承担责任。

莫斯科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附件（部分）：

根据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苏共中央的决定……我们建议在卡廷（斯摩棱斯克州）为掩埋波兰军官修建一个公墓，并对波兰共和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完全开放。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工作小组人员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的相关人员到卡廷考察了这个地方。他们认为，基本同意苏联共产党斯摩棱斯克州委员会的建议，在这个地方修建公墓用于掩埋波兰军官，并允许波兰公民与其他国家公民前来进行祭奠活动。

根据上述决定——考虑到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以及波兰其他领导人的多次要求……在卡廷掩埋波兰军官的地方修建一个墓地群——我们认为有这样的必要，此事责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部就此问题准备方案，并在一九八八年内与波兰方面就修建墓地群一事进行磋商。

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波兰军官墓地群主广场附近，为被希特勒分子利用参加尸体检验的、后被他们杀害的、被掩埋在此地的（约五百人）苏联战俘修建纪念碑。

莫斯科

一九八八年五月五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部文件记录（部分）：

因为我们不掌握在卡廷森林被处决的人名单，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将那些前来纪念碑参观的人作为旅游者来对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外旅游事务委员会已经就参观卡廷一事作出决议——从今年七月开始——允许波兰卡廷军官亲属以旅行团的形式来卡廷参观。他们乘火车、旅游大巴前来旅游的路线安排是：在参观卡廷墓地群之后，要安排他们参观布列斯特城堡要塞、列宁诺战役遗址和查廷……

此外，苏联驻波兰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原则上不接受波兰公民以个人名义提出参观卡廷纪念碑的签证申请，在法律规定允许的条件下特殊情况例外。

此外，如果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红十字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及新月红十字委员会确认的，被葬在卡廷森林并持有波兰军官姓名的亲属，在前来卡廷扫墓时不需要办理签证，但条件是，必须持有护照和波兰红十字会证明。

莫斯科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卡廷惨案四

瓦迪姆·梅德韦杰夫^①的报告：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提议……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二战纪念日时，波兰共和国代表团要去卡廷（斯摩棱斯克州）向埋葬在那里的波兰军官敬献花圈并在那里竖立一块纪念石碑……值得补充的是，在石碑上将要以俄文和波兰文刻上碑文：“在此地将为被害的波兰军官建立纪念碑。”……为了不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卡廷一个问题上，波兰共和国大使馆代表还将收到指示，当天还要在列宁诺埋葬波兰士兵的地方鲜花圈，同时在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挪威、利比亚等埋葬波兰士兵的地方鲜花圈。就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在卡廷组织隆重葬礼仪式问题上，我们认为，应该给予大力支持。……有关纪念碑上的碑文，经过讨论确定如下：在此地，将为在卡廷被害的波兰军官建立纪念碑，并为苏联战俘建立纪念碑。

莫斯科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①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译者注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①、法林^②、克留奇科夫^③就卡廷事件的报告：

在纪念一九三九年二战爆发的日子临近之时，围绕波兰和苏联（俄罗斯）关系空白点问题的讨论愈加激烈。在最近几周，人们将注意的焦点都放在了对卡廷问题的讨论上。从发表的各种文章来看，有些作者同时也是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活动家，包括波兰政府周围的学者和政论家都公开表示，苏联要对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屠杀波兰军官事件承担罪责。……

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事情拖得越久，特别是对历史遗留卡廷问题的争议，就越可能成为影响目前波-苏关系的障碍。一九八八年，波兰以教会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名为《卡廷》的小册子，书中称，卡廷惨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之一。在其他各类有关文章中都表达了这种思想，只要卡廷悲剧不能得到最终的解释，波兰和苏联的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卡廷问题以不适当的方式超越了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注意力，甚至超出了对二战爆发和德国人入侵波兰问题的注意力。这场运动的言外之意是明显的——波兰人想让人们知道，苏联做的一切都是不好的，甚至可能比当时的德国人还坏，苏联也应对二战爆发与德国人一样负有同等罪责，

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② 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部长。——译者注

③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克格勃主席。——译者注

甚至对造成当时波兰国家的失败与德国人一样负有同等罪责。

卡廷事件肯定——拖得越久，其不安全因素就越现实——会促使波兰人民共和国再次要求对被拘留的数千名（其他）波兰军官的命运作出解释。这些人曾在查尔科夫和博洛格耶（即在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军官）失踪。至今，我们对波兰方面在这些事件上提出的请求仍未给予明确的答复。

我们难以对波兰领导人和波兰社会回避澄清过去的悲剧事件。时间并不是我们的盟友。如能说清楚真实情况，说清楚何人对过去负有罪责，并以此了结此事，看来是可取的。从最终的结果看，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于目前的敷衍塞责所造成的损失。

莫斯科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尤立伊·佐利亚^①的回忆：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开始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物管理总局的档案进行初步分析，这些资料第一次对专家开放。我找到了这些有关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中的波兰公民的文件。这些人是在四月至五月被押送到那里，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物管理总局管理的。……我筛选了一些资料，并与一九四〇年从科杰尔斯克集中营运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物管理总局管理下的斯摩棱斯克州的人员名单进行了一下对比，同时也与一九四三年德国人在卡廷作出的尸检报告名单作了一下对比。我的结论是，从科杰尔斯克集中营运走的波兰人就是在卡廷森林墓坑找到的那些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实行了对他们的枪杀。……

关于找到这些文件的事情，我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所属的档案管理总局的一位处长作了报告，他叫费奥多尔·瓦加诺夫。我向他提议，请他向上级领导汇报此事。瓦加诺夫拒绝了。第二天他来到这个专门档案馆，对那里的工作人员大声咆哮，说他们将没有“授权”接近卡廷档案的人放了进去。同时命令他们，将带有记录的本子“抢回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

^①军事历史学家。——译者注

获准在这个档案馆里继续进行工作。

看到这样的反应……我决定将所有这一切，向一位苏共中央委员……苏-波史学家联合委员会苏方主席，科学院院士斯米尔诺夫报告。他立即接待了我，并认真听取了……然后他问我：“您知道，您找到了什么？您所说的内容与正式文件内容有原则性的区别。两周前，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人作报告说，关于卡廷问题没有找到任何新的文件。我劝你要理智。否则，结果会是各种各样的。”

莫斯科

一九八九年五月

一九八九年二月至四月，波兰政府代表与反对派团结工会进行圆桌会谈。六月四日，确定了部分自由选举问题，最终团结工会的候选人获胜，六月十二日的波兰共和国议会会议接受了塔戴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内阁——这是波兰战后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总理。

一九八九年十月九日，波兰共和国总检察长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检察长提议，要对卡廷事件进行调查。

值卡廷惨案发生五十周年之际波兰共和国议会发表的决议：

今年四月初，卡廷惨案已过整整五十周年。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苏联入侵波兰，致使波兰军官被苏联俘获。后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斯大林和当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局的命令将他们杀害。至今，只知道一个屠杀地点——卡廷森林，有四千名波兰军官安息在那里，他们曾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集中营。其余殉难者的墓地至今仍未找到。斯大林曾以波方向苏联提出卡廷问题为借口，与当时的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后来，波兰又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之下，被迫接受了外来的制度和政府。

对中东欧来说，在今天已经获得自由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们要记住他们，是他们为了自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卡廷被杀害的波兰军官就是成千上万波兰人命运的象征。获得了主权的波兰本应与自己所有的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种良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尊重事实和对至今所有仍未能解释的问题给予澄清的基础上，其中包括波兰军官和战俘被杀害这些令人痛苦万分的事情。

华沙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卡廷委员会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信：

总统先生，距一九四〇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决定并实施杀害关押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的一万五千名手无寸铁的波兰战俘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当时的苏联政府所实行的这一大屠杀，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被杀害的人都是波兰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采取这种大屠杀的手段完全违背了人道准则和文明社会的法律。

今天，在对欧洲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们请先生公布卡廷悲剧的全部真相。

我们只知道卡廷惨案的三分之一，我们不能不关心曾被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的那些波兰战俘的命运。甚至可以最大限度地说，一个卡廷问题了结了，但还有两个卡廷和其他卡廷问题并没有了结。

华沙

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林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报告：

看来代价最小的方案是：告诉雅鲁泽尔斯基，我们仔细查阅了有关档案，未能找到可以确定卡廷悲剧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具体肇事人的直接证据。但在内务人员委员部档案中发现，有一些上下文可对“布尔丹科报告”的可靠性提出异议。据此可以断定，在卡廷地区的波兰军官被杀害之事系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就人而言，系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所为。

问题是——在何时、用何种方式在波兰和苏联公布这一结论。这需要听取波兰共和国总统就消除政治方面问题的意见，同时我们还要避免波兰人民因此而群情激愤。

莫斯科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波兰共和国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苏联方面就卡廷问题发表了具有转折性的声明。戈尔巴乔夫向雅鲁泽尔斯基移交了从卡廷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被运出的战俘名单，以及斯塔罗别尔斯克战俘档案卷宗。

《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声明》：

在苏联和波兰两国领导人的会见中，深入讨论了长期以来社会广泛要求对一九三九年九月被俘波兰军官死亡问题作出解释的问题。两国的史学家也对卡廷悲剧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调查，包括寻找有关证据资料。

最近一段时间，苏联的档案人员以及历史学家找到了一些有关被关押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科杰尔斯科、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的波兰军人的文件资料。从这些材料中看出，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五月，共有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被关押在上述三个集中营中，其中有三百九十四人被押送到格里卓维茨集中营。但是绝大多数人被“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设在斯摩棱斯克州、伏洛希洛夫格勒州^①和加里宁州的集中营“处置”。因此，在此后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报告中这些人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从发现的所有档案材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卡廷森林中这些罪行的直接责任者是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贝利亚、梅尔库洛夫及其帮凶。

苏联方面对卡廷悲剧深表遗憾，认为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

莫斯科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

^①伏洛布洛夫格勒州，现属乌克兰东部乌甘斯克州。——译者注

玛乌戈热塔·涅扎比托夫斯卡^①的声明：

经过长期的等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在卡廷杀害波兰军官承担责任的时刻终于到了。五十年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发生的这一事件，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关系造成了痛苦的影响。

以马佐维耶茨基总理为首的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若此问题不能澄清，波兰就不可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伙伴和真正友好原则的关系。

我们承认苏联方面正式声明的意义，同时期待，我们共同历史中的所有“空白点”都能得到澄清。在这些“空白点”中，对我们波兰人来说，卡廷惨案就是象征。

华沙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

^①波兰共和国发言人。——译者注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 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向雅鲁泽尔斯基转交
卡廷文件

波兰通讯社提供照片

《波兰共和国议会决议》：

波兰共和国议会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所采取的立场，是波兰人民与苏联人民走向理解与和解迈出的重要一步。苏联人民也作出过重大的牺牲，并经历了众多的苦难。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与此同时，支持他们追求自由、正义和民主。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在波兰和苏联关系历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实。但是，在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某些悲剧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也尚未有结论。

华沙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九〇年七月，苏联政府正式确认，被杀害于加里宁的波兰人，尸体被掩埋在梅德诺耶，被杀于哈尔科夫的波兰人，尸体被掩埋在哈尔科夫市郊的皮亚季哈特卡村，现属于哈尔科夫市。

一九九〇年九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军事检察院总检察长就卡廷事件开始进行调查，波兰共和国总检察长作为个人参加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还审问了至今仍活着的、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执行决定的行刑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布的总统令（部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检察长要加快调查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波兰军官命运的问题。……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院、检察长、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和组织在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前要共同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旨在公布有关苏-波关系中，苏联遭受重大损失的一些事件和历史事实的档案资料。

这些资料可以在——如果有必要——与波方会谈中涉及历史“空白点”时使用。

莫斯科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日

米特洛凡·赛洛米亚特尼科夫^①被审讯时的供词：

那时我是老监狱那边牢房的看守，后来（一九四〇年五月）接受了一批波兰人，我就把他们关进了牢房。一般来说，这些人在这被关押的时间很短，也就是一两天，有的时候只有几个小时。这之后，就把他们带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枪毙。……

我多次把他们送到地下室，在那里我看到，他们是被一批一批带进去的。在地下室里有检察长，但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那里还有指挥官（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在哈尔科夫监狱的警卫队长）季末菲尔·库普列伊和几个总部人员。

我看不下去，一心只想离开那里。卫兵们负责押解他们。先是把他们双手捆起来，然后把他们带走。他们把这些人先带到走廊里。我想想看，我和另一名看守和囚犯站在那里。我们把门打开问：“可以吗？”里边的人说：“进来！”检察长坐在桌子后面，旁边是库普列伊。检察长说：“报上你的姓名、出生日期和父亲的名字。”然后对我们说：“你们可以走了。”我们刚出门，就听见里面“砰”的一声。完了！完了！然后检察长大喊一声：“过来！”那时我们两个人就得马上进去，把尸体拖到另一个牢房里。……

这之后，我们再回去拿他们的大衣、帽子。我们得把他们裹

^①内务人民委员部设在哈尔科夫专门监狱的看守。——译者注

起来，特别是裹起他们的头，避免流一地血。所以，在他们被击毙后，就立即把他们裹起来。我们裹完两个人，就把他们放在担架上抬出去，准备放到卡车里，然后再两个两个的抬出去。把他们抬到卡车旁后，我们就再把他们分别按头对脚顺序放进卡车里。就这样，慢慢地将二十五到三十个人装满卡车，然后再用他们的大衣和剩余的东西盖在装满尸体的卡车上。

楚乎伊芙

一九九〇 / 一九九一年

季米特里·托卡雷夫^①被审讯时的供词：

他们三个人到我这里来了：希涅古波夫、布洛欣和克里维延科。那时，我坐在办公室里。好了，我们走吗？我们走吧！我们就这样一起走了。那时我才看到这整个惨景。布洛欣穿上自己特制的衣服——带上棕色皮帽，穿上棕色皮制长大衣，戴上长到胳膊肘的棕色皮手套。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看见了真正的刽子手！……

从……牢房那边有一个门通向院子……从那里他们拖出了尸体，装上卡车开走了。大约有五六辆这样的卡车，都是敞篷卡车，但是上面全都盖着帆布。帆布罩住了一切。……一昼夜间枪毙了三百人。太阳出来之后，枪杀还在继续进行。……布洛欣决定，一天输送来的人数不能超过两百五十人。克里维延科决定每天输送来的人数要正好是两百五十人。

当我对他们说道，现在需要更多的工人来挖墓地的问题时，他们嘲笑说，我是一个幼稚的怪人。需要挖掘机！

伏沃基米日·沃文斯基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日

^①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加里宁州管理处处长。——译者注

尼古拉·图尔宾^①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

从证人的供词——这些都曾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的工作人员——明显看得出，是斯大林签字，党中央决定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枪杀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的波兰战俘。因此，请您指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局查看一下现存档案资料……寻找有关问题的材料，并将复印件转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检察院。

莫斯科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检察长。——译者注

一九九一年七月至八月间，对在哈尔科夫和梅德诺耶两处的尸体进行了检验，确认，这两处就是屠杀波兰军官的集体墓坑。

伊德热伊·图霍尔斯基^①的讲述：

在进行尸检工作期间，波兰方面只能作为观察员，这一动议几乎被大家一致接受。

就在第二天，弗洛沃夫将军^②说：“你们看，带鹰的帽徽，波兰军扣，你们知道吗，这里是波兰人，还继续挖什么。”检察长希涅日科^③发表了长篇演讲，向弗洛沃夫解释，此事的调查工作必须进行到底……

多年前，在梅德诺耶 C 号墓坑挖开的地方，苏联人在那儿建了一个厕所，粪池挖得很深。后来，粪便都流到了墓坑内。当挖掘机把地下那道墙挖开后——我们才发现，厕所就是直接建在墓坑上的。特里耶泰茨基^④马上大叫道：“真可耻，我感到痛心，这不是我的错，原谅我吧。”……

我们下决心，一定要找到波兰人被埋葬的地方，以此来证明，这里就是波兰人的墓地。法医们说，他们从未见过像梅德诺耶这么可怕的地方。……必须静下心来做，情绪不能过于激动。在梅德诺耶，我们挖出了两百四十具尸体。在两处……我们对尸体进行了检查，取出了一些我们要带到波兰去的东西。取出了残存的军装和鞋。我们不是从遗骸上，而时常是从人完整的身体上取下

①在哈尔科夫和梅德诺耶进行尸检工作的波兰小组成员。——译者注

②维亚切斯瓦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军事总检察院人员之一。——译者注

③斯泰凡，参加调查的波方协调员。——译者注

④安德烈，参加调查的苏联军事总检察院的上校。——译者注

的这些东西。……

这些尸体就像垃圾一样，被随处乱扔，到处乱埋——尸骨攒成堆。我们把所有被检验过的遗骸，都放进箱式棺材里，然后再放进挖好的大坑内，并为他们举行葬礼。这些尸体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

哈尔科夫——梅德诺耶

一九九一年七月至八月



一九九一年七 / 八月 哈尔科夫 挖掘尸体场面

斯泰凡·希涅什科收藏



一九九一年八月 梅德诺耶 在尸体挖掘过程中从墓地里挖出的波兰军官的皮靴

斯泰凡·希涅什科收藏



一九九一年八月 梅德诺耶 尸体挖掘现场

亚历山大·帕米亚特尼赫收藏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末，随着十二月二十五日戈尔巴乔夫辞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进程的结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分成了十几个不同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机构接管了有关卡廷事件的工作，并为此找到了证据，斯大林及其亲密合作者要为做出杀害波兰军官和囚犯的决定负责。

安德烈·特里耶泰茨基上校^①就一百五十九号刑事案（有关卡廷问题）的报告（部分）：

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军事法庭伏瓦基米尔·格拉尼奥诺夫中校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档案委员会副主席阿纳托利耶·普罗科皮安卡进行了谈话。阿纳托利耶·普罗科皮安克通知他，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中所说的“专卷”现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档案局六处。现在，在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档案馆移交中遇到了问题。……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乌希科夫（莱姆，最新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说，就上述问题要与总统办公厅主任萨维延科联系，萨维延科电话命令，此事应与具体主管此项工作的马什科夫联系。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马什科夫电话通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检察院提出的问题，现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秘书处，就此问题应该与秘书处工作人员维尔比茨基联系。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维尔比茨基通知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办公室主任尤利亚·彼得罗夫说，不允

^①军事检察长。——译者注

许移交任何文件和复印件。……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普罗科皮安克电话通知特里耶泰茨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迄今为止仍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前档案局六处。目前，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令，已经准备好并同意将此档案存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档案总局。……该档案共涉及七万宗案例，所有卷宗均盖章封存。在移交之后，首先将要找出有关波兰战俘的决定。

莫斯科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莱赫·瓦文萨^①致鲍里斯·叶利钦^②的信（部分）：

总统先生和我，在波兰与俄罗斯关系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我认为，如果能向波兰移交在专门档案馆中保存的、所有有关我们的档案材料那将会是我们两国关系中一个转折性的标志。……在这个专门档案馆中，保存着苏联关于战俘，其中包括波兰人的档案资料。……首先这些档案资料涉及的是波兰军队的军官，他们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遭遇了悲惨的命运。衷心希望总统先生能为全面了解这些案卷提供可能。

华沙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三日

① 波兰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译者注

鲁道夫·皮霍亚^①上呈给鲍里斯·叶利钦的报告（部分）：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通知……现没有可能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就在卡廷枪杀波兰人决定的复印件发去。因为，在一九四〇年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在这个“专卷”中）没有这一文件。同时，在档案馆中也没有找到有关一万五千人刑事案的材料，而且也没有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部就此问题的决议。

莫斯科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①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事物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斯捷潘·拉基维奇上校^①致维亚切斯瓦夫·弗洛沃夫^②的报告
(部分):

佐利亚(尤立伊, 军事总检察院专家)今天去见了俄罗斯联邦档案事物委员会副主席安东利伊·普罗科皮安克。是普罗科皮安克通知佐利亚, 他收到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主任尤里安·皮耶德洛夫的信。皮耶德洛夫在信中说, 禁止向俄罗斯联邦档案馆的任何人提供与卡廷问题有关的文件。……普罗科皮安克在说此事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分文件, 他说这就是那封信。但是, 佐利亚没能看到信的内容。

莫斯科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日

①军事检察长。——译者注

②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副总检察长。——译者注

一九九二年春天，俄罗斯“纪念协会”的成员们发现了一份档案文件。该文件透露，关于卡廷事件的决定是由苏维埃最高当局做出的。七月，卡片中心将这一消息透露给波兰媒体。进一步要求澄清这一文件的努力毫无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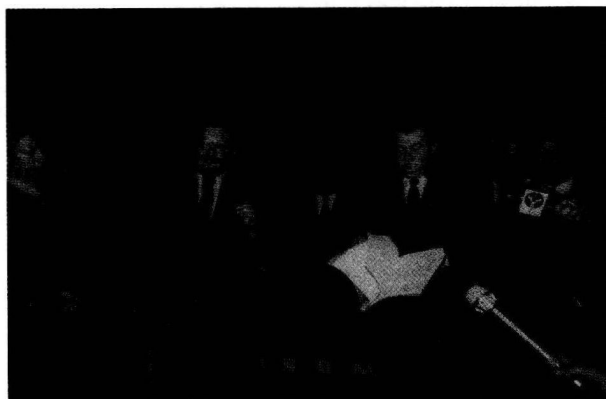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在华沙，俄罗斯向波兰移交了被称之为密档第一卷的资料，其中包括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苏共政治局的决定。

鲁道夫·皮霍瓦在向波兰方面移交一号秘密档案时说：

发现这些档案文件用时这么久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涉及政治谋杀的问题。……在向波兰人民和世界媒体移交这些文件的同时，俄罗斯政府以及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希望彻底摒弃在俄罗斯与波兰关系中的谎言。我们人民之间诚挚的关系要建立在诚挚的基础之上。根据叶利钦总统的指示，移交这些文件，证明了俄罗斯以诚挚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华沙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 华沙 皮霍瓦向瓦文萨转交一号秘密档案。

波兰报刊通讯社存，斯瓦沃米尔·卡敏斯基摄

波兰共和国议会声明：

共产主义谎言与对秘密协议的沉默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俄罗斯政府终于正式公布了有关在卡廷的屠杀及其刽子手的重要文件。波兰人民一直就知道罪犯的真实姓名，但是，公布这些文件事实本身，就为波-苏关系开创了新的道德基础。真相应该最终彻底公开，罪犯应该得到惩治，损害必须得到修补。波兰共和国议会相信，两国在建立新型未来关系的同时，根据法律和真相，将会共同承担过去的重负。

华沙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

瓦兰庭·亚历山大罗夫^①致伏瓦迪米尔·伊瓦什科和瓦兰庭·库布佐夫^②的信（部分）：

又爆出了一个罪行——有意识地公布了一些特别重要的文件……从斯大林到目前独裁者的几个人的材料。只要将这些文件多保密一天，那就证明这是对卡廷罪行的支持。

对我个人来说，当然对别人也一样，就是对我们这些参加卡廷惨案调查的人来说，隐瞒有关卡廷事件中最重要文件，就是一种侮辱和愚弄，也就意味着故意封锁寻找文件的道路，就是让我们在寻找纷繁的信息中做无用功。

莫斯科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

①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部顾问。——译者注

②在宪法法院对苏联共产党犯罪审判过程中苏联共产党组织代表。——译者注

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总院专业委员会报告结论：

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五月，被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所属的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中的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二名波兰战犯被枪杀。与此同时，还有七千三百零五名囚犯被枪杀，这些人被俘后被关押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这些人被枪杀后，其家属被流放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腹地——这是反和平、反人类的最严重的罪行。这属于战争犯罪，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对此负有罪责。因为，是他们作出了对无辜的人们进行集体灭绝的决定。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贝利亚、科博沃夫、巴什塔科夫、索普鲁年科，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作为罪恶的执行人对此负有罪责。……

根据国际公约规定，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因此对那些尚未死亡的反对和平的罪犯、战犯以及实行种族灭绝的罪犯，他们要对杀害……被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所属的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中的波兰军官负责，对杀害被关押在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监狱里的波兰人负责——根据国内立法规定，上述这些人要对违反法

律滥用权利承担司法责任，根据自一九二九年沿用至今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七一条规定——因滥用权力而导致故意杀人罪，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在更广的范围内，这应被视为是种族灭绝罪。

莫斯科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日

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乌克兰安全局向波兰希涅日科检察长移交了乌克兰卡廷档案清单——这是涉及一九四〇年被关押在乌克兰西部监狱中有关波兰人的档案资料，这些人后来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被枪杀。

安德烈·霍米齐^①致斯泰凡·希涅日科^②的信（部分）：

我现在……移交一九四〇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三千四百三十五名波兰公民监狱档案清单复印件，现我们将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清单公布于众。

我再一次保证，在寻找文件方面，我们将以最诚挚的意愿进行合作，这将有助于澄清被关押的波兰军官的命运，我们的共同行动将有助于巩固我们两国人民的睦邻关系和相互信任。

基辅

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

①乌克兰安全局副局长。——译者注

②波兰共和国副检察长。——译者注

自一九九四年始，俄罗斯的机构在卡廷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变化。迄今为止进行的有关调查被推迟，因此在波兰和苏联之间，不仅在对按法律评定罪行的性质问题上，而且在对两国间彼此关系的解释上的分歧日益加剧。

亚历山大·亚科夫莱夫^①和伊奈萨·亚日博罗夫斯卡^②致谢尔盖·费瓦托夫^③的信（部分）：

根据国际法准则作出的决定（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三日中止卡廷问题调查的决定，因为罪犯已经死亡）承认，斯大林及其亲密合作者……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以及该决定的执行者，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第六条第 a、b、c 条款的规定，他们均犯有战争罪——犯有反和平、反人类的战争罪和对波兰公民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军事总检察院当局驳回了这种定论，表示只能在基于国内法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指控犯有滥用职权罪。进一步的调查将由其他检察长负责，负责准备有关对此事中止调查的报告书，同时承认斯大林政治局成员负有滥用职权罪的罪责。但是，对斯大林政治局的权限范围从未作出规定，因此不能说是滥用职权。这种法律评价不能完全确定这一罪行——对战俘实行秘密大屠杀和对波兰公民的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的性质和范围。

莫斯科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

① 俄联邦总统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中的全权代表。——译者注

② 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专家。——译者注

③ 俄联邦总统行政办公室主任。——译者注

**波兰负责搜集卡廷惨案文件和卡廷罪行的记忆组织的声明
(部分)：**

最近在杜马（俄罗斯国会）流传着一本尤（立伊）·穆欣撰写的带有诽谤中伤性质的书，题为《卡廷的侦探》。它重新描述了德国人在卡廷犯下的罪行。穆欣违背清晰的历史事实和文件，再次卑鄙地伪造历史，同时还中伤诽谤站在真理一边的自己的同胞，谩骂波兰国家，并侮辱被杀害的波兰军队的军官。

目前，俄罗斯在卡廷问题上对波兰的态度引起我们强烈的不安。穆欣的书是在广泛存在的现象中的唯一一部分，即再次试图将俄罗斯社会引向历史的谎言之中，通过重复一九四四年布尔丹科委员会的谎言，回复到斯大林主义。

.....

阻止了安（德烈）·特列太茨基上校和阿（纳托里伊）·雅布沃科夫上校两位检察长对卡廷事件的调查，因为这两位检察长从一开始就对卡廷事件的调查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担心，因为这是公开停止对卡廷事件的调查。

华沙

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

二〇〇〇年夏天，波兰政府和卡廷惨案牺牲者亲属参加了在卡廷、哈尔科夫和梅德诺耶的波兰军人墓地开放仪式。

耶日·布泽克^①在波兰军人墓地开放仪式上的讲话（部分）：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再次强调——我们怀念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就像一位诗人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如果我们忘记了你们，那你，上帝，就忘了我们吧！今天在此地，我想以波兰人民的名义说，只要我们还没能找到被苏联当局杀害的波兰共和国公民所有人的名字，只要我们还不能确定掩埋他们的地点，我们就绝不会罢休。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弘扬正义……

我相信，卡廷的军人墓地，对我们波兰人来说，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将会是，特别是年轻一代来祭奠的地方。人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了解、纪念和……原谅。卡廷、梅德诺耶、哈尔科夫与蒙特卡西诺^②、波翁泽克^③、纳尔维克^④、托布鲁克^⑤一起，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都是我们民族的墓地，波兰人的精神。

卡廷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①波兰共和国总理。——译者注

②蒙特卡西诺，地名，位于意大利。——译者注

③波翁泽克，地名，位于波兰华沙。——译者注

④纳尔维克，地名，位于挪威。——译者注

⑤托布鲁克，又译图卜鲁格，地名，位于利比亚。——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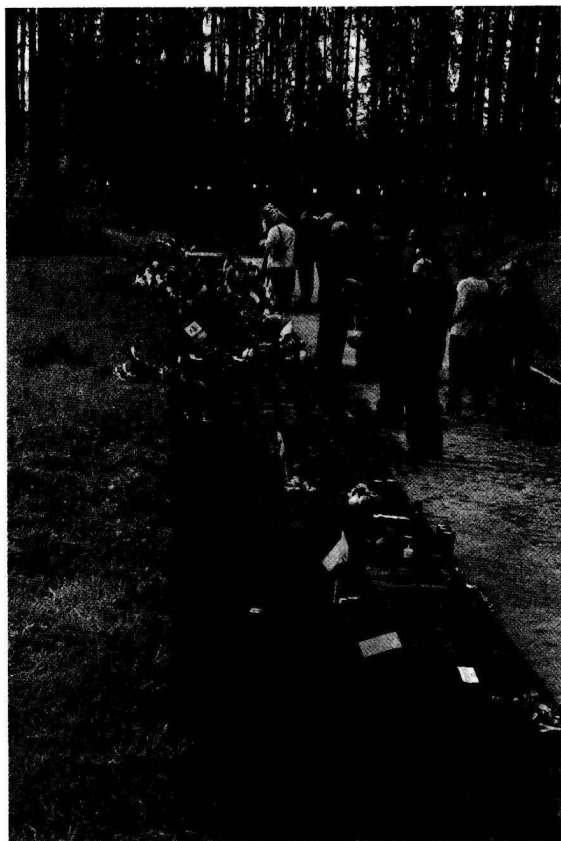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日 梅德诺耶 为波兰军人墓地开放举办隆重纪念仪式

波兰通讯社亚历山大·扎宛斯基摄 / 波兰卡片中心存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日 梅德诺耶 波兰军人墓地开放纪念仪式

波兰通讯社 / 亚历山大·扎宛斯基摄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日 梅德诺耶 在波兰军人墓地开放纪念仪式上揭幕的被杀害的波兰军官名单石碑

波兰通讯社亚历山大·扎宛斯基摄 / 波兰卡片中心存

伏瓦基米日·阿巴里诺夫^①在《卡廷刽子手》一书中写道：

之后，那个来自“安全机构”的人当上俄罗斯总统后，关于卡廷事件的阴谋就再也不让说了。只是在上任的第三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于二〇〇二年一月到华沙访问过。在出访前，他在克林姆林宫接见了波兰记者。波兰《选举报》总编亚当·米赫尼克问他，按照他的观点，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回答：“这是带有一点挑衅性的问题。”……他补充说：“当然，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是“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获得了二战的胜利”。

这就是克格勃上校的回答。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叶利钦积极将“特别档案卷”解密的话，那么今天这些档案就会被锁得严严的。

^①记者。——译者注

亚历山大·萨文科夫^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根据波兰方面的要求，我们对卡廷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根据这些调查结果，我们的法庭作出了相关的决定。由于缺乏为卡廷事件定性的原因，所以该刑事案就此了结。因为，对波兰人民的种族灭绝既没有国家层次上的规定，也没有法律依据。此案作为超越了授权范围的军事犯罪案就此了结。

莫斯科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一日

^①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总检察长。——译者注

卡廷惨案六十五周年祭日波兰共和国议会决议（部分）：

直至今日，卡廷事件变成了一个玩弄政治游戏的理由，这种政治游戏企图限制和缩小卡廷罪行，并且为卡廷罪犯开脱罪责。对此，波兰共和国议会深表痛心。……我们相信，只有公开卡廷事件的所有真相，同时谴责和惩治所有罪犯，才可能有利于抚平过去的伤痕，有利于在波兰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两国人民的和解与友谊只能建立在公开全部真相和记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沉默、只公布部分真相和谎言的基础之上。

华沙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波兰负责搜集卡廷惨案文件和卡廷罪行的记忆组织的声明：

我们认为，不应该停止对卡廷问题的调查。

第一，如果这不算是种族灭绝罪，那就应该宣布，那算什么罪——是作为战争罪，还是作为反人类罪，是预谋杀人犯罪还是罪加一等的杀人罪？在没有法律定论的情况下，中止调查看上去就是试图拒绝承担罪责。

第二，直到现在还有很大部分殉难者的身份还没有被辨认出来（近四千人），也涉及那些在白俄罗斯被杀害的囚犯。军事总检察院认为，在目前俄罗斯国家边界以外所犯的罪行，应该由相关国家的司法机构进行调查。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关于枪杀波兰公民的决定是在莫斯科做出的，因此枪杀行动完全是来自莫斯科的决定，而且来自白俄罗斯的所有秘密资料和关于执行枪杀的过程业已全部向莫斯科报告……俄罗斯军事总检察院有义务在俄罗斯档案馆里寻找“白俄罗斯名单”，从而拿出自己的证明。与此同时，向白俄罗斯共和国司法机构索要被杀囚犯的相关资料，并要求对方机构予以答复。

第三，俄罗斯军事总检察长说，死亡战俘共计一千八百零三人，是“绝对肯定”的事实。那么，请说明这一数据出自何处，因为众所周知的死亡人数是一万四千五百人。

最后，在没有确定和公布参与卡廷事件所有罪犯姓名之前——包括最初的倡导者（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部分人）和包括

各级执行者的姓名以前——就不能结束对此问题的调查。我们知道，无法将那些已经死亡的罪犯送上法庭，但是，他们的姓名一定要公之于众。

莫斯科

二〇〇五年四月四日

**曾参与一九八〇年声明签字的持不同政见者与记忆组织成员的
联合声明：**

最近，在俄罗斯国会里，企图否认斯大林刽子手犯罪真相的声音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十几年来，一直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存在的最后，卡廷罪行一直被隐瞒，刽子手一直被隐藏，谎言一直在流传。今天，俄罗斯当局在谨慎地保持沉默的同时，又再次试图减少不该减少的罪名，他们有意识地向社会灌输过去的谎言……我们记得：他们今天说，波兰人不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明天又说，根本就没有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或者甚至是，这些牺牲者本来就该死。

二〇一〇年二月

二〇一〇年四月七日，在卡廷惨案发生七十周年之际，波兰共和国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和俄罗斯联邦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前来卡廷公墓参加纪念活动仪式。

**唐纳德·图斯克^①在参加卡廷惨案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仪式上的
讲话（部分）：**

我们记得对人类犯下的罪行。我们也记得试图消灭整个民族的罪行。我们记得那些在这里和别的地方，以及在整个俄罗斯献出生命的人们。我们每年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记住在那个四月里发生的悲剧和牺牲的人们。

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不管这个数目有多大，对我们来说，它都不是一个统计数字的总和。刽子手就是愿意这样，愿意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杀人，为的是让我们找不到这些人。他们没有留下被害人的姓名，为的是让我们找不到被害人殉难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在这里他们杀害的是一个鲜活的人。在这里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倒在血泊中。……

对我们波兰人来说，就像对每个好战士来说一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要为在战场上留下自己的躯体，而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他们。我们将会永远缅怀在这里留下忠骨的人们。因此，每一个人的姓名、每一条信息和每一份资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卡廷这个词最深刻的含义就是神话。卡廷曾是建设共产主义国家谎言的神话，因为，这些人企

^①波兰共和国总理。——译者注

图将战后的波兰建立在这一谎言的基础上，但是，他们在真理面前失败了，因为这一神话被几代人口口相传。甚至就在我们私下谈论卡廷真相时，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真相是瞒不下去的。关于卡廷真相也成了建立独立波兰的神话。卡廷真相让我们所有波兰人觉得，我们都是在一个卡廷大家庭里的人。……

我们不愿意让这一神话把我们分离。这一真相也不能将我们分离，但这一真相必须被述说。对我们所有人，对战后波兰几代人来说，这一真相就是我们的护身符。为了这一真相，我们坚持下来了。

伟大的俄罗斯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将自己的获奖演说词寄到了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下面就是我摘引他演说的一段话，我们所有人应该铭记：“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谎言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谎言中找到了它唯一的避难所，谎言在暴力中找到了它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谎言选作他的原则。”

因此，我们一直深信，真相，特别是卡廷真相，就是反对暴力的最好武器。在卡廷这里，我们必须要说，必须要有勇气和力量说，走向和解道路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我们什么也不要关闭。我们必须找到勇气和力量，让一切都开放。我们愿意看到，这条和解之路是最笔直和最短的。索尔仁尼琴曾引用过俄语中有关真理的一个格言，我想今天在这里再重复一下：一句真话能带动整

个世界往前走。今天，我愿意相信，一句真话能带动两个伟大的、被历史痛苦分割的民族往前走。这两个民族，今天正在寻找最笔直和最短的和解之路。

总理先生，他们就在这里，就躺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被枪杀的头颅上的眼眶看着并期待着，我们是否有能力将暴力与谎言转变为和解。我们要相信，我们选择了良好的方向，我们找到了最笔直和最短的和解之路。在这条和解之路上我们竖起了两个路标：记忆和真相。如果现在和将来会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将会是卡廷战士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卡廷

二〇一〇年四月七日

莱赫·卡钦斯基^①为参加卡廷公墓纪念活动仪式准备的讲话
(部分):

七十年过去了。他们被打死——事前他们双手被捆绑——子弹从脑后射进。为的是少流血。后来——他们带鹰的制服扣子与他们一起——被埋在深坑里。……

被枪杀的这些人，都是波兰公民，他们有不同的信仰，来自不同的行业；他们当中有军人、警察和文职官员。他们当中有将军和普通警察，有教授和乡村教师。他们当中有不同信仰的神职人员，有天主教神父、波兰军队中的随军犹太主教、希腊天主教主教和新教主教。

所有这些犯罪行为——分散在几个地方——我们象征性地将其统称为卡廷惨案。这里包括殉难的公民以及罪犯们的决定。……

这些被杀害的人们没有经过任何法庭审判和判决。他们是在法律遭到践踏和违反文明世界的国际公约的条件下惨遭杀害的。在没有法庭审判的情况下造成——波兰共和国公民——上万人死亡，这是什么？如果这不是种族灭绝，那还能是什么？……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人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起进攻：自一九三九年八月以来结成同盟者的两个国家就此变成

^①波兰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了死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了反希特勒联盟成员。莫斯科政府恢复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三〇日签订了协议——与波兰的关系。斯大林坐在罗斯福和丘吉尔身边形成了三大巨头。数百万红军——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中亚居民——在反希特勒德国人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还有美国人、英国人、波兰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战士。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是我们波兰人最早与希特勒军队交战。是我们，从战争的一开始直到战争结束，一直在坚持与纳粹德国人进行斗争。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的战士占了反希特勒联盟军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波兰人参加了所有的战役：在维斯特普拉特^①和科茨克^②，在英国和蒙特卡西诺战役，在列宁诺和柏林，在游击战和在华沙起义的斗争中，都有波兰人在前线牺牲。在他们当中还有在卡廷牺牲的他们的兄弟和孩子。……

一九四五年五月，第三帝国战败。纳粹集权主义垮台了。不久，我们就将纪念这一事件结束六十五周年。对我们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胜利，是一个有缺憾的胜利。因为我们进入了受斯大林影响的领域和集权共产主义。一九四五年之后，存在的是一个丧失了独立的波兰，是一个被迫接受外来制度的

①维斯特普拉特，位于波兰最大河流维斯瓦河支流入口。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军舰向驻守在半岛的波军发起进攻，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译者注

②科茨克，波兰卢布林省。——译者注

国家。这个制度试图让我们记住的是被歪曲的波兰历史和波兰精神。

卡廷谎言就是试图歪曲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历史学家称其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弥天大谎。……就是向世界隐瞒一切。受害者家属公开表示悼念的权利被剥夺，受难者家属为缅怀自己的亲人哭泣和纪念的权利被剥夺。一个强大的集权帝国站在谎言一边，波兰共产主义当局的国家机器站在谎言的一边。为卡廷惨案说真话的人们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

卡廷以及卡廷谎言成了波兰历史的痛苦伤痕，但是，在长达数十年的过程中也恶化了波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谎言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稳固的相互关系的。谎言只能使人民和国家分离得更远。只能带来仇恨和怨恨。所以我们需要真相。……

我们要让卡廷的伤痕愈合并且结痂。

我们已经在这样做，尽管还有种种犹豫徘徊和种种不同观点，我们今天知道的卡廷惨案真相远比四分之一世纪前多了很多。我们高度评价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揭开真相做出的努力，同时高度评价星期三俄国总理前来卡廷森林被害人公墓，参加纪念活动仪式的行为。但是，真相不仅需要语言，还需要具体行动。必须公开迄今为止涉及卡廷惨案的所有文件。与这一惨案有关的所有事情都应该调查清楚并予以澄清。在这里，即在卡廷，波兰和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年轻人应该对话。重要的是，要根据法律证明所有殉难者都是无辜的，以便卡廷谎言不能再广为传播。……

卡廷悲剧以及与卡廷谎言的斗争，对下一代波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记忆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教训涉及每一个人，也涉及每个国家，涉及人类文明的过去和将来。卡廷惨案将会让人们永远铭记，人民和国家都有可能受到被奴役、被毁灭的威胁，永远铭记谎言有很强的欺骗性。卡廷惨案同时也将会证明，人民和国家终会——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选择自由和捍卫真理。

华沙

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日，波兰共和国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将参加在卡廷公墓举行的纪念活动仪式。当天早上，载着波兰代表团的飞机在斯摩棱斯克机场降落时坠毁。莱赫·卡钦斯基与机上九十五人全部罹难。